




半年來蔣匪區的經濟情勢

參考資料：乙——第二號

經濟研究會編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刊



552 2098
861



3 0470 0200 5

一、半年來蔣匪區的經濟情勢……………一

附：半年來廣州經濟的回顧……………五〇

二、半年來的世界經濟情勢……………五六

說 明

所輯的三篇參考資料，都是轉載上海出版的『經濟周報』——第七卷第一、二兩期合刊，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第一篇原題：『半年來中國經濟的總結』，對於半年來蔣匪區的經濟情勢，作了一般的檢討。是一篇座談紀錄。附載『半年來廣州經濟的回顧』。

第二篇原題：『半年來世界經濟的總結』。這三篇資料的文字內容，悉照原文，未加增減。

228910

半年來蔣匪區的經濟情勢



如果說，一九四七年是中國經濟大變動的一年；那麼，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可以說是更大變動的開始。

正如世界範圍一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基礎與政治經濟制度，有着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向；就中國的大範圍來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社會基礎與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有着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向。事實上，由於整個大局的變化，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極度不平衡的，就大範圍來說是如此，就小範圍內來說亦然。在我們所身處的地區（蔣匪區，下同），「現在政府之財政金融中心政策，爲舉凡財政金融之一切措施，務求與動員戡亂軍事需要密切配合」。〔前財政部長俞鴻鈞四月十三日在「國大」作財政金融報告語〕而「國大」的「全國總動員戡亂通電」也強調「動員戡亂第一」。過去張群內閣時代如此，現在新上台的翁文灝內閣也莫不這樣，翁氏於六月十一日向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就說：「目前我們不能不特別着重的是戡亂工作」。可見半年來政府的經濟政策，在「戡亂」的大前提下，始終是圍繞着「戡亂經濟」，就是說，一切服從於支持「戡亂財政」。於是，所有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也就不能不都深重地遭受着「戡亂財政」的影響。

一 空前龐大的財政赤字

我們還是從政府的財政收支說起。

一 先回顧去年

在檢討今年上半年度政府的財政收支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去年度政府財政收支的決算，以作參考。據前財政部長俞鴻鈞四月間在「國大」的報告，三十六年度歲入與歲出之比，相距甚遠，歲入僅及十三萬餘億元，歲出却達四十萬餘億元，不敷在二十七萬億元以上。換句話說，平均每個月財政赤字，即達總支出額約百分之七十之多。就歲入各部門看，賦稅共計九萬億元，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拋售各種物資及國營事業盈餘收入計二萬八千億元，約佔百分之二十一，餘為公債收入，即一萬二千億元，約佔百分之十。如果對歲出總額來比較，則賦稅收入僅約佔百分之二十二，拋售各種物資及國營事業收入僅佔百分之七，而公債收入則僅及百分之三而已。三十六年度為彌補財政赤字而增發的通貨為三十萬億餘元，即佔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

二 今年來的赤字

今年呢？年初時政府即認為『財政收支，不易估計；經濟情況，亦難逆料』。於是，乃放棄作全年度預算，改為半年度一期。三十七年上半年度預算，計：收入為五十八萬三千四百零八億九千六百九十七萬元，支出為九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六億零零四十一萬元，財政赤字預算達百分之四十。而實際情形，據各方面報導為：自一月至四月，半年預算總支出數額已全部用罄，而收入則僅及其百分之四十。具體地說，即四個月總支出達九十六萬餘億元，而總收入僅及三十八萬億元，相抵不敷達五十八萬餘億元。（見五月十二日路透社南京電）五月份收支，據財政部長王雲五氏六月十六日在立法院的報告，收入僅為十五萬

億元，而支出則達七十五萬億元。連前共計，截至五月底止，即收入不過五十三萬億元，而支出已達一百七十一萬億元，財政赤字爲一百十八萬億元。根據物價上漲趨勢推測，六月份支出至少應較五月份增加一倍，達一百五十萬億元以上，而收入即使因六月底結賬關係，全月最多亦不過三十萬億元左右，財政赤字估計約在一百二十萬億元之譜。

因此，今年上半年度的財政收支情形當爲：總收入不過八十三萬億元，總支出超過三百二十萬億元，財政赤字估計必在二百三十萬億元以上。這一估計，證諸金融日報與美聯社等所透露的消息，還是很保守的「低估」。收入方面，據六月七日日本市金融日報消息：『本年度上半年稅收超收約爲二十萬億元，連原預算稅收三十萬億元，全部實收稅收共爲五十萬億元』。如果連特別預算加上，就算它有三十萬億元，上半年全部收入也祇有八十萬億元左右而已。支出方面，另據六月四日美聯社南京電透露：『政府本年度上半年之開支，已超過預算國幣九十六萬億元二倍有奇。』就假定超過原預算二倍半吧，今年上半年度實際開支即達三百四十萬億元之鉅，則財政赤字更達二百六十萬億元的龐大數額。恐怕事實上，這驚人的數額，也還是保守的「低估」呢！據六月二十二日合衆社南京電的報導：『今年上半年度的實際支出，爲四百餘萬億元，而收入頂多還不到一百萬億元』；收支相抵，實際不敷當在三百萬億元以上了。

三 下半年的預算

下半年度呢？據六月十日日本市金融日報透露：『本年下半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政府正草擬中，本月中當可擬妥。聞歲出將達七百萬億元之鉅，收入最高估計爲三百五十萬億元，故不敷甚鉅。新聞對於收支問題，極感苦悶。』另據二十二日香港華僑日報南京特訊稱：『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十六日下午舉行啟

密會議，由王部長出席報告。謂上半年之稅收爲四十五萬億元至五十萬億元。下半年稅收預算約爲三百萬億元。該報又聲稱：『本年下半年國家財政全部收入預算共爲五百四十萬億元，其中稅收共三百萬億元，其他收入則爲三百四十餘萬億元。至稅收部份之分配，仍以貨物稅爲第一，較今年上半年預算增加十倍，計一百萬億元；關稅第二，計七十餘萬億元；其他各種預算，亦均較今年上半年之預算增加八倍至十倍不等，其中以印花稅預算較上半年預算增加最多，爲十二倍，直接稅之預算亦達四十萬億元。此項數字，均係王部長與各稅務機構負責人個別商定者，而事實上能否達到預算，尙不可知。』由此可見，下半年的財政預算，入不敷出甚鉅，已無疑問。

最近翁內閣已擬定預算，交立法院開秘密會議討論，內容如何，尙未見正式公佈。但據七月三日大公报消息稱：『三十七年下半年度國家總預算，計普通預算歲出三百二十餘萬億元，特別預算歲出五百九十餘萬億元（兩項共計約九百二十餘萬億元）。』翁內閣之所以將財政預算劃分爲普通預算與特別預算，是有作用的，它可能將歲入部份恰巧和普通預算抵銷，其他的不敷部份，就全部列爲「特別預算」。所謂「特別預算」，當然是以軍事費用作爲其最主要的支出。

四 所謂「開源節流」

對於財政收支的不能平衡，財長王雲五於六月五日對財部職員致詞中說：『至未來理財方針，仍不外乎是「開源節流」，「節流」方面，則嚴厲執行預算，非與戡亂軍事進展直接有關之需要，今年下半年之預算，絕不追加。……在「開源」方面，則計劃增加新稅，整理現有稅收。』（六月六日金融日報）這就是說：今後的財政預算，普通預算的一般支出不准追加，而特別預算的「戡亂」軍費，則可以隨時增加，

即所謂「節流」；加重工商業與人民大眾負擔，加強與加緊苛徵重稅政策，即所謂「開源」。

而六月七日申報南京專電亦稱：『王氏除擬增開稅源外，並擬由下列方式，以增加國家收入：一、出售國營事業，二、處理敵偽物資，三、處理日本賠償物資，四、美援。』實際上，關於增開稅源方面，貨物稅、鹽稅已經實行，剝奪民營工商業資本的所謂「臨時財產稅」的增收，亦已決定，這些將使人民的負擔更爲加重，但對政府財政所補極爲有限；至於出售國營事業與處理各種物資，已是彈了不知多少次的老調，其對無饜胃口的「戡亂」財政需要，不是「杯水車薪」就是「遠水近火」，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實際上暫時還能起「強心針」作用的，還是祇有仰賴「美援」一項，和乞靈未經王部長列入的「印鈔機」而已。

五、今後的財政危機

今後政府的財政危機是愈來愈嚴重的，正如前財政部長俞鴻鈞四月間在「國大」報告所坦白承認的：『值此戡亂時期，收支自難相抵』，而六月十五日翁院長在立法院致詞也確切承認這個危機。他說：『在戡亂需要巨量軍費的時候，要平衡預算是沒有希望的，大部份的赤字，要靠發行鈔票來彌補，一般人民對政府公債，缺乏信心。』則其支出方面，必然隨軍事形勢的變遷，以及物價猛烈上揚而急速膨大。依據過去經驗，支出決算最少當爲預算的三倍以至四倍以上，那麼今年下半年度的支出總額，至少亦將達三千萬億元至四千萬億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的空前龐大數字。但收入方面，却絕不可能有同比例的增加。最多姑假定以一倍計，亦不過爲六百萬億元至一千萬億元之譜，對於上列支出總額的應付，必更當捉襟見肘。何況預算所列數字，歲入業已高估，歲出更是低估。故今年下半年度的實際財政赤字，如果一個數字的估計是需要的話，最少必將在二千萬億元至三千萬億元以上。其實局

勢的發展比人們所能想像的還要快，到今年年底，誰能預測那時一個月將有多少「赤字」！

過去兩年多來，財政、通貨、物價本來已陷於惡性的循環，今後如繼續以發行來作爲彌補財政赤字的挹注，則這種循環的作用，必將以更劇烈的姿態出現。受其影響的，除生產窒息、出口停頓、國民生活水準猛烈降低外，尤將引起社會普遍的不安，而整個地區的政治與軍事的基礎，恐怕也將因此遭遇到一種摧毀性的影響。

二 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

財政情勢的日趨險惡，充分表現在通貨膨脹的加速上。

一 膨脹率的加速增長

根據官方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出：戰前，二十六年六月，法幣的發行額約爲十四億元，經過了八年抗戰，到抗戰結束那一年（三十四年），法幣發行額增加到約四千億元，總共膨脹了約二百八十六倍。戰後，以六個月爲一期來看，則三十四年十二月，法幣發行額增加到一萬億元，膨脹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十五年六月發行額二萬一千億元，膨脹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年十二月發行額三萬七千億元，膨脹百分之八十；三十六年六月，發行額十萬億元，膨脹百分之一百七十；三十六年下半年發行額爲，七月十一萬七千億元，八月十四萬七千億元，九月十七萬八千億元，十月二十一萬三千億元，十一月二十八萬二千億元，十二月發行額達三十四萬四千億元，半年中膨脹了百分之二百四十四。

今年上半年發行額爲，一月四十六萬二千億元，二月五十七萬四千億元，三月六十九萬八千億元（四

月九日蔣主席在「國大」的報告），四月九十七萬五千億元（五月十二日路透社電訊），五月一百三十五萬億元（六月十六日財政部長王雲五在立法院的報告），依據財政收支的估計推測，到六月底爲止，法幣發行額當在二百五十五萬億以上（這是單指法幣，如果加上東北流通券、台（灣）幣、新（疆）幣，更遠不至此數），較去年底膨脹約百分之七百四十一；總計自抗戰結束那年（三十四年）的六月至今年六月爲止的三年中間，法幣共膨脹了約六百三十八倍之多。這即是說，戰後三年法幣膨脹的倍數，還比抗戰八年法幣膨脹的倍數多三百五十二倍！

不僅倍數增加得多，其膨脹率的加速增長，是更其值得注意的。依據美國國務院的估計，法幣每月平均上漲率一九四六年爲百分之十，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爲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爲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四八年春季每月平均上漲率爲百分之三，夏季爲百分之五十。換一種說法，在三十五年上半年時，法幣發行額爲每六個月增加一倍；從三十五年下半年至三十六年六月，爲每四個月增加一倍，從三十六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爲三個月增加一倍；從今年二月至四月，爲兩個半月增加一倍，最近甚至發展到一個半月增加一倍了！

二 流通範圍日趨縮小

還有嚴重的是：一方面，通貨愈膨脹愈快，法幣數額愈發愈多；另一方面，其流通的範圍愈來愈縮小，和流通速率愈來愈迅速。法幣流通範圍的縮小，包含着兩種意義，一是使用地區的縮小，一是受各種別的通貨或實物通貨排擠的結果。如今年以來，『東北百分之九十九，華北百分之八十五，以及長江流域許多地區，多爲共軍所掌握。』（四月五日大美晚報）這一軍事趨勢的發展，帶來大局動盪，人心不安。

不僅國軍已喪失的地區，法幣不能使用，即接近戰區的各地，稍有資力者都紛紛將資金向暫時還較安全的地區轉移，而官僚豪門的鉅額資金，更競相逃避，使法幣集中於上海等極少數幾個大都市流通。

不但這樣，由於其惡性膨脹帶來了加速的貶值，這殘酷地剝削着人們的購買力，於是即使在還可使用的地區，也到處遭受人們的排擠，在其他各種「通貨」，如黃金、美鈔、港幣、緬幣、銀元、台幣、甚至米糧以至其他實物等的猛烈競爭下，法幣可以說已處於最劣勢的地位。正如六月間聯合徵信新聞所稱：「現在法幣流通區域，已逐漸縮小，如共產黨轄區有其特殊幣制，台灣有台幣，廣東有港幣，雲南邊區有緬幣，內地亦間用銀幣，且有以實物代替幣制者，即上海等處，亦有黃金、美鈔。法幣使用範圍，如此狹窄」。真是每況愈下！使用地區愈益縮小，流通範圍備受排除，其流通速率的必然加快是不用細說的。

三 實值也愈來愈小

並且，隨着法幣的增發，法幣流通總額雖然飛速增大，可是其實值却相反地在驚人的萎縮。如戰前法幣發行額十四億元，約值美金四億二千五百萬元，去年冬天普立德尙估計中國法幣共值黑市美金二億五千萬元，今年四月初蔣主席亦曾謂法幣發行額約七十萬億元共值黑市美金一億一千萬元，而目前則最多不及一億美元，或只五、六千萬美元而已。這種趨勢，還有擴大的傾向，它是由於物價上漲速率快過通貨增加的緣故，而其結果將使政府賴增發紙幣來征購民間物資的手段，收獲漸趨減少。

以六月三十日調查的物價編製的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二百四十五萬三千倍而言，目前法幣本位幣最高額（十萬元券）的實值，已不及戰前輔幣的五分。可是每次增發新面額大鈔券，必當進一步刺激物價，因此政府盡可能的延遲大面額鈔券的繼發。但由於整個局勢的無法改善，在印製能力限制與印製成本增高的壓

力下，大面額券的繼續出現，祇是時間問題而已。就印製能力來說，如目前的每日約四萬億元的發行額，萬元鈔票一天就得印四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張，這不能不說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本市印鈔工作總數近七千，其分佈情形爲：中央印製廠四千，餘則分佈在大東、中華、大業、中國等四大家晝夜工作，效率本已極高。但據近日報載，政府因原有印鈔機不敷應用，向美國訂購了五十部最新型的凹版印鈔機，最近業已運到上海，不日即可裝妥開工，據說此五十架最新型的印鈔機，其印鈔速率實在驚人，一旦正式開工，即使將原有印鈔機全部停歇，其「產量」仍將達過去的十倍以上。

四 印刷也更困難了

然而，如果法幣膨脹速度不斷增快，過一相當時期這批印鈔機終也有一天又將不敷應用的。縱使印製能力一時還可應付，鈔票的印製成本的隨着物價增漲，也是同樣嚴重的問題。據月前報載，當時『在國內印製關金券一張即需成本二萬六千元，故印製二萬元面額以下的鈔券，已將貼本』。照最近一個多月來物價高漲兩、三倍以上的情勢來推測，則每張鈔券的印製成本至少當已達八、九萬元以上。則印製五萬元的鈔券，亦須貼本約達三、四萬元之多，甚至印製十萬元的鈔票，也已沒有什麼賺頭。看來最近報上一再出現『兩萬五千元的大額關金券（合法幣五十萬元）版已製就，正加速印刷中，二十萬、四十萬的大鈔即將問世』等，當不是空穴來風了。但無論怎樣，在通貨與物價加速地進行着滾雪球式的循環下，愈往後新紙幣的印刷，當愈來愈得困難，而其征購民間物資的作用，亦將逐漸消失。

五 法幣的崩潰

真的，今日的法幣，其作爲一種貨幣的功能正在加速地喪失中。原來作爲一種正常的貨幣，至少必須具有「價值儲藏」和「交易媒介」兩大機能。可是今天的法幣，作爲「價值儲藏」的機能已喪失殆盡了，事實教訓了人們，目前已沒有人願儲藏法幣來聽待貶值，遭受損失；即使作爲「交易媒介」的機能亦已喪失泰半。要作爲「交易媒介」，貨幣就必須是「價值的尺度」，進而作爲「流通的工具」。法幣本來還是作爲「價值的尺度」而出現的，但由於價值貶低的過速，現在採用其他通貨或實物作爲計價單位的趨勢，正不斷的擴大；法幣原來也是一種「流通的工具」，但目前使用者都盡可能地越快推出法幣，這加速了法幣周轉速率的提高，也即是加速着法幣的退出流通過程。

這種趨勢，不僅由民間的盛行以黃金、美鈔、港幣、銀元，以及米糧等「實物通貨」作爲「價格的尺度」，與作爲「流通的工具」的盛行可以得到充分證明，甚至政府自己也在排斥法幣了。例如，不久前國營事業的出售有美金標價之議；工貸農貸均改爲「定貸貸款」；最近「臨時財產稅」草案又規定依戰前幣值照物價指數隨時申算；而鑒於政府財政預算的每況愈下——如去年（三十六年）度支出預算九萬三千億元，以年初美金價約可折合十四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度支出預算九十六萬億元，依今年初黑市美金價計已降爲約五億美元，而今年下半年度支出預算雖達九百餘萬億空前龐大數字，但照目前美金黑市計，更降至不足二億美元——竟有人在報端公開建議「今年下半年度的財政預算採用美金作計算單位」。這無異把中國更進一步推向殖民地的深淵，和在實際上更進一步加深對中國人民的榨取，同時也是等於宣稱法幣信用的破產！某官方經濟學家，最近曾以「法幣的末日」五個字，來悲嘆當前政府的財政經濟，這是相當切合實

際的，的確，再發展下去，法幣一旦被完全從「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中逐出的時候，政府還能靠法幣徵發民間的物資嗎！這不是法幣的崩潰是什麼？

三 幾何級數的物價上漲

在財政支出不斷追加，財政赤字空前龐大，法幣發行額飛快膨脹，使用地區愈趨縮小，與流通速率益更增大等情況下，物價豈有不漲之理？

一 爲什麼漲得特別快

物價上漲之所以特別迅速，甚至較財政支出與通貨發行的增漲有過之無不及，非僅由於貨幣增多及其流速增快的因素，而且還由於物資減少的緣故。政府所增發的大量紙幣，是用來征購民間物資的，這大量搜購得的物資，既不是爲了生產建設，而是消耗於「戡亂」戰爭的砲火中，那末受大量徵購與戰事影響的結果，生產萎縮，物資缺乏自無疑問。尤其是半年以來，因爲戰爭局勢的推移，使這些負擔更集中在比過去更縮小的區域，以更小的區域而要負擔更多的物資供應，物價漲勢的空前猛烈，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這裏，我們就來檢討半年來的物價上漲的趨勢；一般地說上漲了多少？個別商品那一些漲得最快？那一些漲得較慢？有些什麼特點？以及今後的趨向如何？

二 不平衡的新發展

首先必須指出：今年各地物價的情形，和以往一樣，也還是極不平衡的，但和去年略有不同。去年一

般地說來，愈是接近戰區的地方，物價愈高，愈是遠離戰區的地方，物價較低。具體地說，即東北、華北物價最高，華中、華東其次，華南、華西較低。而以都市與農村來說，都市的物價要比農村的高得多。可是今年，接近戰區的地方，物價固然高得驚人，即遠離戰區的後方，物價也高得可怕，這主要當然是受軍事形勢的影響。北方資金大量南流逃避，游資由戰區向非戰區衝擊的直接結果。因此，這半年來，不僅東北、華北物價特高，即一向偏低的華南物價，也居然飛速高漲，竟較上海還高出許多。而且由於政府集中大部經濟以至軍政力量，用來鎮壓上海等少數幾個大都市，如實施配售食米、油、糖，拋售物資、抽緊銀根，以至不惜厲行經濟管制，實行軍政高壓等，所以許多一向物價漲勢較為落後的農村，半年來竟突飛猛進，物價上漲程度有些反較上海還要厲害。因此今年以來上海物價的上漲的程度，可以說是比較偏低的。但爲便於與去年比較起見，我們主要還是以中國最大都市的上海來看。

三 半年來漲率的增大

先看半年來的上海批發物價指數，它從去年十二月最後一周的十四萬四千五百倍，上漲到今年六月最後一周的二百四十五萬三千倍，半年中計漲一六·九七倍，這比去年一年的上漲一四·八八倍，要猛烈得多，而且是空前加速的。以各月最後一周物價指數與上月最後一周物價指數比較，今年各月的上漲率，一月爲百分之三十七；二月爲百分之五十四；三月爲百分之五十七，四月爲百分之十一，五月爲百分之四十八，六月更達百分之二百十二，平均每月上漲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比之三十五年平均每月上漲率的百分之十三，和三十六年平均每月上漲率的百分之二十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即使今年的下半年物價漲勢仍和上半年一樣，不再增加，則到年底，今年一年的物價也將上漲二八

七·九八倍之多！事實上，無論根據過去經驗，或依據今後情勢來看，當決不止如此。要曉得，在整個情勢未根本改觀之前，今後物價的漲率，還是要照幾何級數比例增長的！

四 漲率的比較和分析

再看各主要商品的漲率比較：

品類	一九四八上半年上海主要商品價格上漲表 (單位萬元)		半年上漲倍數	
	去年底市價	本年底市價		
食 品				
食 米	一〇八	* 二,〇〇〇	一八·五二	
麵 粉	四六	* 六〇〇	一三·〇四	
食 油	青島桶生油(擔)	二七五	六,一〇〇	二二·一九
食 糖	二四粗砂(擔)	一二八·五	二,四二〇	一八·八〇
棉 紗	四二藍鳳(件)	五,〇三〇	* 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八八
棉 布	龍頭細布(疋)	一三六	* 二,五〇〇	一八·三八
棉 花	周浦籽花(擔)	九〇	* 二,八〇〇	三一·一一
人 絲	天橋一二〇(箱)	七,九〇〇	* 一二六,〇〇〇	一五·九五
廠 絲	八二三(司馬擔)	八,七〇〇	* 一五〇,〇〇〇	一七·二八
綢 緞	美亞被面(百條)	三,四七〇	* 五九,〇〇〇	一七·〇〇
呢 絨	賓登花呢(碼)	一四〇	二,五〇〇	一七·八五

物價指數	批發物價	生活指數	工人	職員
一四·四五	二四五·三〇	六·二八	七一	五·五六
				九·五六

(註：表中*數字為六月廿六日價格，*為外匯基金平衡會牌價四七·八萬加結匯證明書市價二〇〇萬之和)。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半年來主要繁銷商品漲得最兇的是棉花、木材、洋股、外匯、肥皂，漲率在三十倍左右，其次是火油、洋釘、紗布、食糧、絲綢、呢絨等，漲率在二十倍上下，捲烟、水泥、燒碱、白報紙等，漲率亦在十五倍相近，以西藥、白煤、與華股的漲率為較低，但也都漲了十倍左右，而官方所編製的工人與職員的生活指數的漲率，竟較物價低六倍至七倍以上。這裏必須指出，有些商品漲得特快，如棉花主要是受戰局推移影響，來源大部中斷所致，如洋松是因去年漲得較少和今年來源缺乏，供不應求的緣故；而有些商品漲得較慢，除受社會購買力低落實銷減縮的影響外，如白報紙、麵粉等是因去年漲得太多的緣故。

大致說來，以追隨黑市外匯的金融性商品之漲勢為最猛，香港申匯與洋股的漲率固接近於所謂「投機黑市」(金鈔)的漲率，但還是較其中的所謂「外貨」(鈔)為低，「外貨」自去年底的一五萬直昇至今年六月下旬的四八〇萬，足足漲了三十二倍，為各物之冠。今年這特殊金融性商品，上漲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為資金逃避之結果，今後這一趨向還會加速向前發展。一般商品中間，以民生主要必需品的食糧、紗布與日用品之漲勢為最烈，這和國民購買力低落而消耗力集中於無可再減縮的必需品之傾向有關，這些主要必需品的激烈上昇，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是至深至鉅的。而上海等大都市，在政府的直接控制與其「熾

性農村，維持都市」（如在各地大量收購米糧，而在上海等大都市實施食糧配售，及拋售等）的政策下，糧價的上漲，一時還是比其他各地較為緩慢的。但這種政策，究能維持多久，却不能不使人懷疑。至於工業原料的漲速快過製成品，如棉紗的漲速快過棉布，而棉花的漲速又遠快過棉紗，這自將增加今後生產事業的困難。

物價漲得這麼兇，然而人民的收入却遠落其後，不要說跟不上物價的上漲，甚且是和一般的物價水準愈離愈遠，以過去一般人認為比較上還算是好的生活指數計薪來看，原來在去年底收入可以抵二擔米的，到目前祇能抵一擔了，甚至較一般說來偏低的物價指數，半年來的上漲倍數，也還要低六、七倍之多。因此有人認為要不是人為地抑低，就是調查統計的技術上有問題。

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出，今年初，生活指數較之物價指數原來已偏低達二分之一以上，今年以來，最初四個月漲率還算相差不遠，其中四月份因一般物價上漲較少，但公用事業却大漲特漲，所以生活指數的漲率還跟得上物價指數，但五月份起即又大為落後，六月份更天差地遠。於是半年來的漲率工人指數又低。

一九四八上半年上海物價與生活指數增長對比表

月 份	物 價 指 數	職 工 人 員 指 數	較上月增漲%	對卅六年底增漲倍數
一 月 份	一九·七三	九·五二	三七%	一·三七
二 月 份	二〇·三五	八·〇七	二二%	一·三九
三 月 份	二一·一〇	七·〇七	五四%	一·二二
四 月 份	二二·一〇	六·〇七	五八%	一·一七

月份	職員	工人	物價	職員	工人	物價	職員	工人	物價	職員	工人	物價
三月份	一一·八〇	四七·六五	二一·七〇	一六·六〇	五二·五八	二六·二〇	二一·一〇	七八·五七	三三·七〇	二八·五〇	二四·五·三〇	七一·〇〇
四月份	四六%	五七%	四三%	四一%	一一%	二二%	三一%	四八%	二四%	三五%	一一二%	一一七%
五月份	二·〇一	三·二九	三·一八	二·八三	三·六四	三·八四	三·六〇	五·四四	四·九四	四·八六	一六·九七	一〇·四一
六月份	二·〇一	三·二九	三·一八	二·八三	三·六四	三·八四	三·六〇	五·四四	四·九四	四·八六	一六·九七	一〇·四一

(註) a. 單位萬倍, b. 物價指數為各該月之最後一週, c. 三十六年底物價指數為一四·四五萬, 生活指數工人為六·八二萬, 職員為五·八六萬。

達百分之六十三, 職員指數更偏低百分之七十一。如果以一年的漲率來計, 那就差得更多了, 物價指數自去年六月的三·一二萬漲至今年六月的二四五·三萬, 計漲了七十八·六二倍, 而工人生活指數自去年六月的二·五三萬漲至今年六月的七一萬, 僅漲二八·〇六倍, 職員生活指數自去年六月的一·九七萬漲至

今年的五六萬，也僅漲二八。四三倍，而實際指數，更是前者竟不及物價指數的三分之一，後者竟不及其約四分之一。

正是由於生活指數與實際物價脫節甚遠，於是要求增加底薪的勞資糾紛迭起。如最近百貨業的職工就提出要求增加底薪，並提供了有力的例證稱：去年各公司發職工的薪金，差不多要十多天的營業收入才够支付，但最近祇要五天，有的甚至祇要二兩天的營業收入，就足够支付了。此外，最引起各方注意的是上海市私立小學教師爲了賃金與配米，於六月廿八日組織了「上海市私立教師爭取合理生活請願團」，向市教育局請願，在教育局門口冒雨站立通宵未眠，堅持了整整廿七小時，終於得到勝利，獲得部份解決。而更值得注視的是最近以來由於糧價飛漲，搶米風潮普遍發生於重慶、成都、鎮江、無錫、蕪湖、合肥、常州、常熟、寧波、三門、臨海、蚌埠、屯溪等各地，而且還在蔓延中。今後看來要是物價再飛速上漲，人們的收入與物價脫節的趨勢繼續發展，生活無法保障，則人民各式各樣的求生運動，勢將更廣泛地展開。

五 物價漲勢的新特點

綜觀半年來物價的漲勢，還可以發現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是漲風間歇期的空前短縮。去年一月金鈔漲風以前，漲風的間歇期約爲三個月至六個月；之後，到八月起的一秋季漲風以前，間歇期縮短爲一個半月左右，九月以後，間歇期再縮爲約一個月。今年以來，漲風的間歇期縮得更短了，從去年冬季的一個月間歇期縮到半個月，甚或十天、一星期了。半年來的上海批發物價指數，除了一月份第三週略降百分之〇·九之外，已經沒有一週是比上週低降的。物價不僅是每月都在漲，而且是每周都在漲，每月都有一兩次波動，漲風間歇期的意義，祇是大漲後的小漲，

或快漲後的慢漲而已，更切合實際說來，可以說是已經沒有什麼間歇期了。

第二，是漲風時間的持久。今年來一共經過了四次較大的漲風，一月上半月爲去年「冬季漲風」的繼續，第三周物價大漲小平，第四周又開始上漲；二月中旬舊曆新年交易開始，「春季漲風」大起，猛漲一直延長了一個半月以上，到四月初才告轉入慢漲的盤局；接着次一漲風又開始醞釀，一進入五月，三日起「五月漲風」掀起，猛漲了兩個星期，第三週站穩高峯，第四週又繼續突進，也持續了一個月之久；接着，轉入六月，簡直說不上有什麼間歇，「六月漲風」即起，整個月，物價一直都在突飛猛晉地空前激漲，甚至轉入七月都還在挺進。今年這樣持久性的大漲風，在以往是從來沒有過的。

第三，是漲風幅度擴大。就今年來的歷次漲風的幅度來說，均極驚人，較過去高出許多。如一月份繼「冬季漲風」續漲，在一個月間較去年底的高峯又上漲了百分之四十，較十二月中旬漲風初起時一個半月漲了百分之七十；二月中旬起的「春季漲風」在一個半月之間漲起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月漲風」在半月之間上漲了百分之五十，「六月漲風」更是在一個月之間上漲了百分之二百十二！這種漲勢真是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每一次物價漲上高峯，即脚地堅硬，不再回跌；稍遇刺激，更是新高峯迭創。再就每次波動之急劇與幅度之大，更是驚人膽魄，如「六月漲風」中，二十五日那一天，有許多物價在一天裏面竟高竄一倍以上，早晚市價之不同，真是創法幣出世以來所空前未見的新紀錄，人們一提起物價，真是心驚肉跳，焦愁欲絕！

第四，還有一不容忽視的特點，那就是半年來物價漲風顯示着軍事情勢的發展對經濟影響的比重，是愈來愈增加了。例如這次六月二十五日的物價大波動，最主要就是受河南省會開封失守的刺激而起。

六 今後的趨向如何？

眼看着這樣的情形，許多人都在問：今後的物價，是否就此直線上昇呢？

依據客觀的事實來判斷，目前的物價雖還不能說是就此直線上昇，但至少可以說是已踏進由有間歇期的「周期性漲風」到無間歇期的「直線上昇」的「過渡時期」，那即是：就個別商品說來，它還有高峯、有低迴，但是此物不漲那物漲，就整個物價來看，它已經談不上有什麼間歇期了，至多也不過如前面所會提到過的，大漲間隔着小漲，快漲間隔着慢漲而已。在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滾雪球式地增長下，其愈漲愈凶、愈漲愈猛，已經毫無疑問；至於什麼時候可能演變成真正直線上昇的階段？那主要還要看「美援」問題與軍事情勢等各種條件的發展如何而定。

物價不過是整個財政政治經濟問題最直接敏感的反映，其他問題不能解決，物價問題不用說，自然是解決不了的。

接着，我們來看看在「戡亂經濟」影響下的各個國民經濟部門的狀況：

四 農村在加速破產

先由農村說起。

衆所周知，在「戡亂」戰爭持續的前提下，當前都市的市民，在經濟上所遭受的最嚴重的是通貨膨脹與苛捐重稅的剝削；可是農村的農民，除了受通貨膨脹與苛捐雜稅的剝削外，更要遭受比都市更為嚴重的

方征實，征兵，征工的榨取，其程度之深，遠非都市所能比擬。「戡亂」戰爭是以農村爲主要支柱，兵源在農村，糧源也在農村，再加許多封建勢力的乘機加強剝削，因此農村所遭受的災害也就最大。

一 摧毀性的徵實與攤派

以征實來說，三十六年度征實額定爲四千一百萬石，徵借額定爲二千萬石，共爲六千一百萬石，到最近爲止已征了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江西且征了百分之七十，西北更征到百分之一百十之多。實際上人民所繳的，遠超過政府所得的一倍以上，其中大部份都爲各級糧官所貪污中飽去了。而且真正被迫繳糧出來的，還是一些貧苦農民和中小地主，大地主多半並不繳納。

除了征實以外，農村中的各種捐稅攤派，也加深着農民的痛苦。今年以來，農村攤派的項目加添了不知多少，甚至所謂「民意」機關的代表，如「國大代表」、「省參議員」、與「縣參議員」等，都設立所謂辦事處，有其祕書、辦事員，以至衛隊，在鄉村實行攤派。至於是「綏靖區」，在「總體戰」之「軍令政」的前提下，更是任意的徵收，如最近河北省就以「綏靖臨時費」的名義，恢復過去極度苛擾農民的匪金。還有，在封建社會裏，租與稅是分不清的，許多苛捐雜稅就是由大地主按租地來攤派的。許多貧苦的農民在重稅苛捐下，再也活不下去了，於是到處出現發生了抗租抗稅的風波，而政府與大地主，則實行以武力來強制收租，於是在許多地方，甚至近如大公報通訊所報導的：近在京滬要地的蘇州、常熟等，也發生了農民以武力來抗租抗稅的暴動，這種情勢的發展，是極爲嚴重的。

二 更嚴重的「緊急徵兵」

除了徵實和租稅攤派予農村以摧毀性的影響外，徵兵問題還帶來給農民以更大的痛苦。

今年以來，由於戰局的更趨緊張，戰區的更趨擴大，當局連忙舉辦「緊急徵兵」。許多地方的壯丁大部都早已被徵掉或逃亡他鄉，於是祇好出錢買壯丁來頂替，每逢緊急徵兵令下，丁價即隨之大漲，江南一帶買壯丁的價錢，都是講米，一般要二十擔米到四十擔米，華南則多半談港幣，一名壯丁就要一千二百元港幣，錢由鄉保長按戶或按田去攤派，農民實際所出的還要來得多。由於買壯丁已成爲公關生意，一般經紀咸趨之若鶩，每成交一壯丁，他們可獲扣傭四成。至於賣身的壯丁，則多爲準備逃逸，半路開小差的，有許多且賣身至五、六次之多，這種「職業壯丁」，在華南稱爲「豬仔兵」。可是願充「豬仔兵」的究竟有限，而當局徵兵需求却是無際的，因此儘管丁價奇漲，還是供不應求。以廣東爲例，『粵軍管區日前奉國防部命令，爲配合「戡亂」需要，限令廣東省本年度應征兵四萬餘名，須在本年六月底一律征足。』然而『據廣州行轅表示，今年「匪區」相當遼闊，這些地區是無法進行征兵的，如果把限額分配給省府所轄區，各縣的負擔太重征集困難更多。關於配額問題，誠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所以國防部限令廣東在六月之前征足限額四萬餘名，實在萬萬辦不到。』如新會縣卅七年度第一期徵兵配額核定爲一千二百三十名，限於三月底交足，可是結果只買到了一百二十六名「豬仔兵」，其中有一百零三名是湖南、廣西等籍的，新會籍的僅有廿三名。於是運過去虛僞的抽籤表面辦法都告廢除，實行強拉適齡壯丁入營辦法，弄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適齡壯丁紛紛向外逃亡，結果還是無法徵足。

三 可怕的「漏夜挨戶抓丁」

華南如此，其他各地也是一樣，如江南的無錫，今年一開始就是連續發生「漏夜挨戶抓丁」的慘劇，

請看一月三十一日大公報無錫通訊所報導的事實：「本年徵兵無錫配額爲三千五百六十四名，定兩期徵召。第一期一至三月，徵二千一百卅八名；第二期八至十月，徵一千四百六十二名。限本月底須緊急徵集四百九十五名。縣府奉令後，曾經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了徵集方式，漏夜趕造壯丁名冊，即於廿七日深夜十一時由縣長簽發徵集票一千張，動員全縣鄉鎮保甲長及自衛隊、警察等，根據戶口冊，實行「挨戶捉丁」。因時在深夜，天寒歲暮，人們都已深入睡鄉，一個冷不防，壯丁都從熱被窩被拖出來，當晚十一時起，一直捉到天明八時爲止。被捉的壯丁，都寄押在附近警察分局裏，他們的家屬在天明後紛紛前往探望；父母探望兒子的，老婆看丈夫的，兒女看爸爸的，成群結隊的人塞在警局的前門，有的兩淚交流，有的唉聲嘆氣，有的面現憤怒，與押在裏面的親人可望而不可即，真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情況。」接着，「縣府因廿七日一夜所捉的壯丁尙未足額，廿八日又繼續挨戶捕捉了一夜」。

以上這些還不過是舉一例而已。目前長江以北的許多接近戰區的村莊，僅剩了一些婦孺老弱，壯年人差不多絕跡。從這點也可看出當前廣大農村的生產力與購買力怎麼會不低落？

四 實物高利貸的「超剝削」

農村高利貸的發展，也是極值得注意的一大問題。農村高利貸在過去本來就很盛行，今年來的發展並非更加盛行，而是利率更高。以前從春荒到秋收時期，借款還穀，加二、三成利息，現在發展爲少則加五、六成，多則對本對利，甚至還要加兩成傭金，那就是說，在春天借了一百斤穀，到秋天總共就得進二百四十斤。必須特別指出，這種實物高利貸的制度，與都市裏一般因法幣不斷迅速貶值而產生的高利貸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這簡直是一種「超剝削」。

也許有人還以為在這農村普遍貧困的情形下，政府銀行所舉辦的農貸，對於農民的生產，多少會有些幫助，但事實和這離得很遠。竊要說說最近所舉辦的農貸，多半為實物貸款，對借款人的好處已較前減少，這還只是技術問題。就性質方面而論，其所貸款的對象，除了作為若干少數政治集團包辦分贖外，也祇是貸放給並非真正需要貸款的地主階層。客氣點說，它與農民的生產沒有什麼好處；更真確地說，它也是少數人借以剝削農民生產的方式之一。

五 政府區的所謂「土地改革」運動

中國經濟的不平衡，在農村方面表現特別鮮明：一方面，積極地展開土地改革，解放了數千年來為土地關係所束縛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剝削榨取加緊，生產關係惡化，致廣大農村陷於衰弱破產。今年年初，政府方面在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示意下，為了想應付中共方面的土地改革運動，也提出了「土地改革」問題來討論。

先是二月十日馬歇爾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說：『余以為國民政府對於土地情形，農民問題，應採取行動』；接着，有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於三月一日宣佈的三十二條主張中所提出的『土地收歸國有』的論調，『對於原來地主給以長期債券以為補償』，其實這一空洞的方案，在目前不僅無從實現，而且在實質上也只是有利於地主的。再下來，三月七日，中央週刊召集了一次討論土地問題的座談會，其內容主要為強調土地改革問題之所以無法實施，非中央政府所能負責，而是中下層行政幹部不行的緣故，這可能是說給美國當局聽的。三月十四日，民社黨的再生周刊也談土地改革問題，認為『忍受小犧牲……失了一些，總比盡失為好』；至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所組織的「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宣佈了一個「土地改革

案」，主張所有佃農，應分十四年交清以現在租額的七倍作爲『地價』，以購取土地所有權；『地稅』也從這第一年起即由佃農負責繳納；至第十四年佃農償清『地價』，便彙呈『地政機關』請求發給『土地所有權證』；所有這些『地價收繳』和土地登記等事都由各地『鄉鎮佃農協會代辦』；『原土地所有人』所得『地價』不再負擔稅捐。這一方案對於地主是最爲有利的，其中心內容即農民至少要十四年以後才能得到土地所有權證，在這十四年中，農民不僅要分期付款『地價』給地主，還要替地主『完糧』，目前農村糧的數目很大，甚至有的地方『糧』比租還高，而且這所謂『改革』，還是爲了應付『戡亂』戰爭的一時需要，十四年後局勢究竟如何，誰也不敢想像。三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華中綏靖會議』和『華北軍政工作幹部討論會』也先後決定了『綏靖區』和『收復區』的土地處理辦法，其中強調了要施行『戰士授田』。同日，原來反對土地改革的青年黨的中華時報也主張『實施全國性的土地改革』和『將士授田』，以『收拾人心』和『鼓勵士氣』。

直到四月九日，大公報發表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李維果的談話稱：『現在美國的輿論轉變了，否則援華貸款案不會通過。這是一個好的轉變。以後我們應該注意宣傳，不能承認中國有大地主階級的存在』，言外之音，似乎在告訴人們，這一向來談『土地改革』問題，其作用不過在乞取『美援』，『美援』既已通過，自可不必再提，於是這『土地改革』的議論也就成了尾聲。實際上，由於今日的社會制度，與在現存舊經濟基礎的上層政治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要說土地改革，即空口減了幾十年的『二五減租』，都無從真正施行，湖南益陽『鄧梅魁被害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六 人禍還帶來「天災」

當前中國的農村，除了人禍之外，還有天災。其實所謂「天災」，在實質上也就是「人禍」。當局只管一味加強徵實徵糧，只管一味加緊徵兵拉丁；祇有砍伐林木，而不造樹林，興水利。結果林木砍光，水利失修，一逢雨季，即泛濫成災。

近年來這種「天災」差不多年年都有，而今年特別嚴重。產米區的湖南濱湖一帶的縣份，岳陽、安鄉、南縣、衡陽、沅江、漢壽、新化、邵伯、攸縣、醴縣、湘陰、長沙、湘潭、瀏陽、常德、澧溪、沅陽、東安等十數縣，都成了澤國，災情最爲嚴重，全省田畝被水淹的達八百餘萬畝。估計今年因水災而減少的稻穀數量，單濱湖十一縣被淹田畝二百八十萬市畝，至少當達一千二百萬石以上，若以湖南全省八百萬被淹田畝來估計，則今年湖南秋收的損失，更當達五千萬萬石之多。

此外，在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福建等省，亦多遭遇嚴重的天災。以廣東來說，以台山、開平、新會、湛江、遂溪、海康等縣市水災最爲厲害；潮汕一帶，旱災、蝗災相繼侵襲，情況比三十二年的大糧荒更爲嚴重；以福建來說，福州遭遇了五十年來所未有的嚴重水災，其他各縣也同樣被波及，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統計，單福州市一地，財產的損失，就在五百萬美元以上。估計除湖南外，各省因遭天災影響秋收的損失，至少亦達二千萬石之多。則今年秋收糧食產量的損失，最低估計就達四、五千萬石以上。今後糧荒的發展是不容忽視的。

在剝削榨取加緊，生產關係惡化，人禍、天災一齊降臨下，農村生產愈趨衰落，正在加速破產；而由於戰區的擴大，繁重的負擔便集中壓在縮小的後方農村，於是許多地方民不聊生，紛紛挺而走險，如湖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地的民變正在蔓延擴大中。此外，美國勢力的深入中國農村，如馬歇爾的提到「土地改革」，和最近「美援」實施計劃中也有擬「五年農村復興計劃」，這也是中國部份農

村趨向殖民地化的值得注視的發展。

五 工商業衰落危困

次看工商各業。

在戰區擴大、通貨膨脹、稅捐繁重、農村破產的基本情勢下，工商業當然是不會有出路的。半年來中國工商業的危機是更加深重了。許多政府喪失的地區且不去說，一些暫時比較穩定的地區，去年還勉強支撐的工商業，今年也已境況全非了。

一 日形嚴重的動力缺乏

工業方面，首先是動力的不足問題。煤斤缺乏問題，自今年年初起即日形嚴重。東北的營城、北票、西安、煙台、阜新、撫順、本溪等七大煤礦相繼被圍困與失守；華北的開灤煤礦，受北寧戰事緊張的影響，鐵路寸斷、產量日減，對外接濟的能力日減；台灣則大部爲供自用，接濟各地的甚爲有限；此外，華東淮南等煤礦，亦因戰火逼近，生產與運輸都大受影響，其他則產量極爲有限，供少數民用，不能解救工廠的煤荒問題；至於向國外購運，在政府外匯拮据的情況下，自然亦不能多予奢望。於是各地工業即紛紛受影響而減工停工，如青島因煤荒的影響，於去年年底起，青島的中紡各廠三十五萬紗錠，即全部停工；接着於今年一月底，全市工廠一千五百餘家中被迫停工的即達一千二百餘家，就是電廠也宣佈長期停電，其嚴重程度，不言可知（一月廿七日新聞報）。在上海，於今年一月起，民營工廠的配售煤斤宣佈停止，而一月二十六日起，上海電力公司會對全市紗廠供電量自三萬八千瓩減少至一萬九千瓩，拉去了二分之一。

致半數紗廠無法生產（一月廿七日商報）。甚至在華南的廣州，據經濟部工商輔導處的報告，廣州工廠普遍感受動力缺乏，民營廠場，欲領用一電錶，亦不可得，燃料方面，民營工廠即欲採購煤斤，亦困難重重，中樞所撥之台煤，幾全數為「官營」機構分配殆盡，殊欠公允，致民營工廠陷於絕境，紛紛減工停工（五月十日金融日報）。

二 更堪憂慮的原料恐慌

其次是原料恐慌問題。這可以分作兩方面，一是國內農村原料供應的減少，另一是國外輸入原料限制的增加。

以中國輕工業第一位的紡織業來看，原棉的恐慌就極嚴重。我們知道，紗管會的緊急配棉，要三千錠以上的紗廠，而且限於存棉不足一月的，才能申請配購，而據該會的統計：截至五月廿九日止，本外埠訂約配棉，或正式辦理訂約手續的紗廠，已共有四十三家，應撥棉一千三百四萬六千二百六十五磅，約合十二萬市担。這就是說，已有四十多家大紗廠的存棉已不足一月，不得不靠紗管會接濟了。但這種簽約手續，還要經過調查，從申請開始到領得棉花，至少要二、三星期以上的時間，接濟上把握很少。至於三千紗錠以下的小型紗廠，其所需原棉經紗管會決定為自行採購，近因蘇浙內地原棉枯竭，雖領到採購證，仍買不到棉花，因此蘇省五十餘家小型紗廠，四月起因棉花原料缺乏及紡紗不敷成本，處境極為困難，已有部份實行減產減工（四月十八日大公報）。

最近以來，無論大小紗廠，均感原棉匱乏，六區棉紡公會特決議「各廠原棉不繼，紗管會無法緊急接濟，迫不得已，先行減工百分之二十；將視原棉供應情形，再行酌量增減」（六月廿四日新聞報）。原來

據紗管會代主委王嵐僧氏的談話，目前存棉僅能維持至八月十日，爲避免八月十日以後全部停工起見，預爲局部減工資在是必要的（六月廿六日商報）。可是單單減工最多祇能暫時拖延問題而絕不能解決問題。目前全國的紗錠有四百七十多萬錠，我們如果單就蘇、浙、皖三省與青島、天津二市的紗廠計，共有三百七十萬錠，以每日夜耗棉一磅計算，每月開工廿六天，則每月就要消耗原棉九千六百三十萬磅，合八十七萬四千市担，即十九萬二千四百包，半年就要五百二十四萬四千市擔，或一百十五萬四千四百包。而紗管會迄今所收到的國棉，還不足五十萬市担，其中除部份還在產區滯未運滬外，以棉易紗和在滬拋售又用去十餘萬担，所剩下可供紗廠應用的棉花不過一、二十萬市擔而已。最近外銷會手中已訂購或掉換到的外棉約七萬包，無證到埠外棉二萬八千包（已分發各廠代紡），「美援」棉花究有多少，現在尙無把握，且「美援」限定作十五個月之用，今年自不可能全部運來，姑假定在今後半年中能運到十五萬包的話，則下半年紗廠可獲得的外棉，亦不過二十餘萬包而已。新棉要十一月才上市，據王嵐僧表示，今後三個月內，如用全部力量來收購國棉，或可購到四十萬担，約十萬包左右，連同外棉，也許可以勉強維持到十一月的國棉新花上市，但這還是要以陝鄂戰事不再惡化爲前提。更嚴重的情況是，即使新棉上市，但實際上全國產棉區大部不在政府手中，僅有的一些也被割得支離破碎，交通全被阻隔。紡織業的原料恐慌，看來還只是開端呢！

除了紡織業以外，其他各業對原料的缺乏都極感嚴重。如機器工業，所必需的化學原料電石、小蘇打、硫酸銅、鹽鹼、萍火鹽、黃血鹽鉀、辣澆地澆、山奈、四氧化磷、安且香酸鈉、紅及白等，都不能適當輸入，像第三季限額輸入他們所請求的化學原料，共計十四種，僅美金二萬餘元，批准的不及二十分之一（僅八百五十美元）。正如機器業公會所呼籲的：近千家大小機器工廠，他們所需要的原料雖多寡不同，

然而在種類上有時是一樣的，就如這次請求化學原料進口事業，在公會登記的三百餘家，請問八百五十元怎樣分配？最多的僅十元八元，最少者幾角幾分，請問這樣少得可憐的錢，在美國又能買到些什麼？這無異是有意在扼殺民營的機器工業（二月廿九日正言報）又如製皂工業，最近亦因原料缺乏而面臨嚴重危機，肥皂原料以油脂、燒碱爲主，松香、水玻璃爲副。油脂中國產如牛油、豬油、羊油、柏油等本甚豐富，足以自給，惟目前戰區擴大，交通阻塞，致來源不及戰前十分之五，且因洋商不計成本，大量收購，其入於國貨廠商之手者，數量甚鉅；椰子油雖海南島有生產，但以土法榨製，質量俱受影響，求供相差甚遠，平時南洋群島，星加坡、小呂宋輸入椰子油甚多，其價目較牛油爲低，但現在則以外匯關係，雖有裝到，爲數甚微，燒碱國貨雖有永利及台灣貨，但因其他工業如紡織印染等工業銷路甚大，亦爲供不應求，在此影響下，皂廠方面，已有三分之二停止生產（四月廿八日金融日報）。再如火柴工業，今年以來，各主要原料如氫酸鉀、赤磷、白臘油等，跳漲不已，搜購困難，且各該項原料均須仰給外國輸入，自外匯限額減少以來，貨愈缺而價愈高，購辦自愈見危難。而除化學原料以外，製造火柴梗木之原料如棉楊木等，更需絕對依賴輸入，國內江南一帶，並無此種可用木材，唯一產地之東北，則因軍事局勢惡化，交通斷絕，無法運滬；目前雖經輸管會核配每季十五萬美元之數，事實上仍難敷各廠生產所需之什一，因此本市第十二區火柴公會所屬之二十餘家會員中，十之七八均已面臨極度困難，產量僅及設備的百分之五十五（五月十一日商報）。此外，其他如橡膠工業因膠膠用汽油配量不足，亦逐漸減產，毛紡織廠因羊毛缺乏平均每月只開工十一、二天，內衣工業本等亦減產三分之一。而全國各地如天津、青島、廣州等地的工業，也莫不感受原料不繼之威脅。

三「虛盈實虧」與「虛盈實稅」

第三是「虛盈實虧」與「虛盈實稅」的問題。今年來若干工業生產，表面上尚能維持，實則因通貨貶值愈急，「虛盈實虧」的現象比往年更爲深重。在成品迅速飛漲下，工廠的製成品賣出後往往買不到其所需的原料，商店的貨物賣出去，也常常補不進同樣多的貨物，如果以實值來比較，幾乎沒有一家民營廠商不虧本的。只有依靠特殊優越條件，剝削民營廠商起家的官僚豪門的工廠另當別論。可是在這「虛盈實虧」的情形下，政府當局還要對工商業課徵重稅、從所得稅、過份利得稅、營業稅、特種營業稅、貨物稅、印花稅、關稅、鹽稅、礦稅……等層層苛徵重剝，使工商業無法透氣。通貨惡性膨脹本身就是一種最奇重最不合理的稅，而在通貨惡性膨脹下，一切所謂「所得稅」、「利得稅」等，都是「虛盈實稅」，實質上也就是抽「資本稅」。

而今年以來，通貨膨脹已愈加厲害，稅目與稅率在政府提出的「開闢新稅，調整舊稅」的原則下，也頻頻加多加重。如今年「所得稅」要六倍預繳的「未得先收」，貨物稅額的由每月調整稅額改爲每月調整稅額，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稅率之重，以印花稅爲例，戰前一件棉紗的印花稅不過六分，而現在却要五百四十萬元，竟漲了九千萬倍，照物價稅藥指數比例增加不止，稅率還上漲了幾十倍。再舉一個例子來看，西安市爲簡化攤派手續，自三月起將各種地方攤派徵款約二十種許，合併徵收，並定名爲「建設費」，普通商號按營業稅額廿三倍徵收，特別的還要加倍徵收，當時一個商店就要幾千萬元，有好幾十家商店都因繳納不起而祇好關門歇業。那時西安最大的大華紡紗廠應繳「建設費」額爲九十八億元，另有麵粉廠八家，則共爲一百十二億元。按當時所供應的麵粉量計算，每袋加價十萬元，也須兩個月方能彌補。（二）

月三十日大公報)這種新名目，新花樣的捐稅，今年來各地還正層出不窮呢！

今年下半年隨着戡亂財政支出的膨脹，各項稅額都提高八倍至十二倍以上，而翁文灝於六月十一日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時還強調說：『目前都市人民納稅，遠較鄉村爲低』，要重新『確定納稅』之比率；並且『在此物價高漲時，稅率必須與物價發生聯繫，按期調整，規定稅數，庶克確符實際，增高收款』。(六月十二日新聞報)則今後工商業捐稅負擔的愈更加重，甚至除稅額隨物價上漲外，稅率也要與物價發生聯繫，隨時調整提高，這對奄奄一息的民營工商業實在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僅如此，除目前所徵收各種無形的「資本稅」之外，現在政府又再徵收「救濟特捐，與準備開徵「臨時財產稅」——更爲露骨有形的「資本稅」，這事實上既不可能徵收到豪門資本的頭上，祇是對民間資本更進一步的榨取，毀滅資本結果也即是毀滅生產事業。

四 市場縮小、實銷不振

第四是市場縮小、實銷不振的問題。這可以說是通貨膨脹人民購買力被削弱的結果，也是廣大農村喪失與破產對都市經濟所發生的嚴重後果之一。沒有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作基礎，都市經濟的正常運行是不可想像的。幾年來的農村被括削得民窮財盡，都市經濟自然也就無法獨自維持。如四月間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報導：上海工商業最近在實銷清淡，成本日高的威脅下，已遭逢嚴重的危機，各商店門市營業較上月已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此一般工廠都不得不減產停工，其中以捲煙業最爲嚴重。據貨物稅局消息：本市六十五家捲煙廠中已有三十家暫時停工，其餘每星期亦只開工三四天，停工原因是由於今年正月以後，捲煙銷路日狹，華北、東北市場已完全放棄，最近河南等地亦被戰火波及，僅靠長江下游

和華南一帶，市場有限，各煙廠無法支持，乃決定於四月一日起減產停工。據估計本月份第一週全市捲煙產量只有七八千箱，尚不足前數月同時間平均數四分之一（二月份僅達十二萬箱），一般中小煙廠處境特別困難。（四月十五日大公報）

其他，綢緞、染織廠、橡膠廠、火柴、機器廠、水泥等工業，均受市場縮小、運銷不暢的嚴重影響，而不得不紛紛減產停工。如上海機器業，在國內棉紡織業不繁榮及其他各輕工業不景氣的影響下，已遭受嚴重危機，全市大小九百餘單位的機器廠，共擁有二萬多部母機，但一年來各廠的機器成品沒有銷路，營業狀況日趨惡劣。最近協興機器廠因製成一百部機器無人問津，而告停閉，其餘各廠也在苟延殘喘。全市六萬餘的機器工人，連同家屬在內其約三十萬人的生活已受到威脅。又如從水泥工業的衰落，也可以反映出整個工業的衰落，因為沒有建設事業，也就沒有建築性的工業。戰前國內水泥每年生產量達一百三十萬噸，可是目前一年生產量民營廠加上國營廠，還不到五十萬噸，而且國內無法銷售，擁有最大產量的啓新及台灣兩水泥公司都已把產品運到南洋去作外銷。現除少數官營的工廠遍安在台灣一隅而且生產外，民營的工廠已每況愈下了。此外針織業今年上半年業務已打了個對折，都在叫苦，內衣織造業實際上已有百分之八十關廠了。上海如此，其他各地自不必多說，如華北天津最近停工的工廠已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連暫時比較苟安的華南廣州，今年五月份起停工的也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有些工業停工更達百分之八十之多，其中以織布業、捲煙及五金等工廠最多，而勉強支撐下去的，亦陷入半停頓的狀態中。由於北運貿易的減少大半，四鄉及各江幾完全停止向廣州採購原料，近二個月來原料成交量僅年初的十分之六。原來在一德路一帶行口每家每日成交貨值總在一、二萬元港幣，現已減至三數千元港幣，天成路一帶行口過去每日可做七、八千元港幣的，現已減至一、二千元港幣。（五月十一日金融日報）原料市場不景氣，正是

而「坐食」，再下去可能發展爲「坐而無食」，則這社會的危機就够嚴重了。

六 金融情況沒落動盪

在工商各業蕭條衰落，危機四伏下，建築在工商業基礎上面的金融業，自然也暗影叢生，日趨沒落。

一 商業行莊更形削弱

以存款來說，去年底全國商業行莊的存款約四萬七千億，到今年四月份也還不過十萬億，物價漲了兩三倍，而存款卻僅增一倍多，這是金融業衰落的一個表現，也是商業行莊在通貨膨脹下更被削弱的最好說明。而就上海來看，去年年底，商業行莊存款約二萬四千億，到四月份已增爲七萬六千億，雖然也還及不上物價的高漲的倍數，但比之全國行莊存款增加的速度要來得快，這是說明了在戰局情勢演變下，全國游資有向上海方面集中的趨向，因而上海商業行莊的存款，在全國的比重較前更爲增大了。就存款的內容來說，絕大部份爲活期存款，在四月份以前，活存佔存款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八之多；五月份起，就表面上看來，似乎定存的比例較過去增加，其實這是當局取消股市通交後，行莊以「星期存款」的方式，以高利吸引住部份過去套利資金的緣故。其實我們如果把一個禮拜的存款都作爲活存的話，則活存的比例，是只有比過去增加的。而放款方面，去年還有半個月到一個月爲期的放款，今年因物價上漲得更快，漲風週期縮短，因而放款的期限大爲縮短，一般至多不超過十天，大都爲三、五天，許多行莊甚至要一天一天拆。

二 「抽緊銀根」的法寶不靈了

而銀行的放款利率，去年年底時普通不過一角八，九分左右，今年年初提高到二角一分，後來又提高到二角二分半，最近則二角四分仍算是低的了。大致上目前的利率，較去年底已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這自然也是物價上漲加速影響下的一定結果。至於銀根，一向是作為政府鎮壓物價的「法寶」，每逢漲風吹達相當高峯，當局即拋售物資抽緊銀根來拉住物價；可是今年以來，銀根鬆濫的時候，遠較緊俏的時候為多，這當然與政府開支龐大，鈔票大量遞增有關——以一週抽萬把兩萬億元的銀根，自然抵不住每日數萬億元的發行，何況各地游資洪流的不斷集中，更沖淡了一時抽緊銀根的效果。

三 金融管制有害無益

政府爲了與物價漲風搏鬥，對金融一再加緊管制，當局除嚴禁金鈔黑市交易外，還取締了股市遷延交易，發行短期國庫券，限制商業行莊的匯兌通現，禁止支票當日抵用等。可是結果金鈔黑市既無法禁絕，而取締遷交反把原來股市所吸引的游資驅往商品市場；短期國庫券的發行並未能收到預期的吸收游資、收縮通貨的效果，它從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廿九日，祇發行了二萬五千億元，而在這個時候法幣的發行額，就增加了五十萬億；限制匯兌通現因官營行局不在此限而資金南流依然，反招致許多惡果；還有禁止支票當日抵用也造成了本票充斥的現象，和加速了現鈔的流通速率，結果銀根反而鬆濫，倒反刺激物價。

當局對物價問題的應付，既不能從根本方面設法，而祇是舍本逐末地從管制金融、扼殺民營工業金融業者手，其後果幾乎都是對民營工商金融業有百害，而對壓制物價無一利的！

四 資金南流外逃的暗影

工商業衰落趨向的顯著反映。

五 外資競爭、日貨威脅

第五是外資的競爭，特別是今後日貨傾銷的威脅。美貨傾銷於前年曾予我國民族工業以慘重的打擊，去年因政府外匯短缺，輸入減少，而暫時減輕，可是有許多工業，如捲煙、製皂、甚至顏料等，仍遭受着極嚴重的威脅，因為這許多工業都是外資來華設廠，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大量製造的。最近中美雙邊協定簽字，其主要內容就是「中國提供實現美國援華的各項目的，並改善美國對華商業關係的保證」。那麼今後美貨在「美援」的招牌底下的重新大量入侵，是意料中的事了。

不僅如此，爲了要乞取「美援」，中國政府完全同意了美國在遠東的狀日。但最近以來，作爲日本經濟侵略前哨的日貨，已開始大量侵入我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與香港、南洋等外銷市場，瘋狂傾銷，以廣州而論，街頭日貨到處充斥，其種類至爲廣泛，括包五金製器、布疋、絲呢、日用品、玩具、膠製品等，舉凡衣食住行幾無不具備，由於日貨之大量傾銷，國產貨已大受打擊，戰後工業基礎已盡毀，其嚴重程度較戰前有過之無不及。在香港、南洋，日布疋、呢絨、紙張、油墨、瓷器、搪瓷、玻璃、味精、化學品、西藥、玩具、文具、水產等貨，已紛紛運港傾銷，售價之廉往者僅及英美貨及國貨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不到。再加玻璃杯每打批價僅港幣二元，而美國貨則須四元五角以上；又如搪瓷，日本三十八厘米面盆每個僅售三元五角，而國貨却要七元以上；又如十六公分直徑鋼精鍋，每套（三個）僅六元五角，比起國貨低一倍至二倍以上。尤其是布疋一項，最近由新加坡轉港冒充美貨之印花布，已在市場以每碼一角五分港幣之低價出售。而據香港工商供應處之調查報告，目下存在日本準備傾銷中、港、南洋各處之布疋尚

有四億碼之多。實際上，日貨傾銷對中國工業的威脅，在目前已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了。

這裡我們再舉兩個具體的事實：一個是去年春夏之間，中信局將日本貨運來，備數達三千四萬碼的呢絨，超過了國內毛紡工業一年的生產交易。去年夏秋間，中信局曾打算在市場拋售，正逢國內人士一致反抗開放對日貿易，工商界與輿論界紛々抗議，中信局才表示決不再行拋售以之運銷外洋。豈知到今年六月二日，正當全國工商界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經濟復興，掀起抵制日貨愛國運動之時，中信局竟又以『執行行政院命令，收縮通貨，平抑物價』爲由，在市場大量拋售應時日貨呢絨。這正如毛紡織業所指責的：『大量傾銷日貨，促使廠商崩潰』，已引起了工商界的極度憤懣。其二是大公報六月十一日刊載的合衆社東京十日電：『中國經濟協會列舉現在東京之商務代表，在進出口貿易方面，提出需求，中國所欲購買之貨物中，列有腳踏車一項』。亦已引起腳踏車工業同業公會的極大憤慨，認此『無異爲日貨侵銷導其先路』，『摧殘國內新興工業』。(七月廿六日商報)

六 「坐食」危機空前嚴重

半年來工商各業在這動力缺乏、原料恐慌、虛盈實虧、虛盈實稅、市場縮小、實銷不振、外資競爭、以及日貨威脅的各項困難下，再加上政府當局層々疊々不合理的管制與官僚壟斷的獨佔壟斷，已面臨着空前嚴重的危機，實際上家家蝕本，連維持「坐食」都已感到困難，盡可能地都在停工減產。可是要關廠則事實上職工遣散費的負擔就不易籌劃，況且現在當局規定不能隨便關廠，故許多中小工廠都祇好在「拖」與「棄」中掙扎。一個社會的生產事業不能圓滑進行，大家羈因不能在奉位上用力或即使要用力也用不出

今年金融方面值得特別注視的，還有資金南流外逃的問題。大致說來，資金南流去年即已開始，但其程度的特別嚴重，却還是今年的事。事實告訴人們，所謂資金南流，決不是一般商業或貿易上需要的正常現象，而是政治、軍事與經濟局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就是高物價（低幣值）區域流向低物價（高幣值）區域，也就是危險地帶大模規流向較安全地帶的逃避。最先是東北資金入關，華北資金流滬，西北資金東下，繼而滬漢資金南下，華南資金外逃。資金南流外逃的主要方式是套匯，外逃套匯的對象包括僑匯與出口外匯，但是僑匯與出口外匯却有一定限度；而當國內戰局緊張，物價激漲時，外逃資金必然來勢洶湧，到套匯對象供不應求時，將不再是游資外逃，而是物資外逃。同時因游資擁聚華南，再加物資，華南物價竟一反過去而特別迅速高漲，甚至高過上海，於是游資（法幣外逃的刺激頭寸）開始倒流上海，而華中的物資也隨之南流了。半年來資金的動向正是如此。

五 全國游資的新動態

由於這樣，半年來，上海已成了全國游資的總匯，尤其是最近，自銀元、港幣、米穀、綢幣，以至黃金、美鈔在各地市場代替了部份法幣流通更爲行之後，法幣有從農村集中都市，由各地集中上海的傾向。據估計，單六是港幣一項，就有總發行額的三分之一在華南流通，而黃金則約達四百十萬兩，美鈔約有六千萬兩，差不多每一項依時值計算，都超過法幣發行的總額。因此，在流通過程中，法幣逐漸被迫流向禁止上述物品流通的區域中，而目前便是大量集中上海。

前面分析過，最近每日法幣的發行額達三、五萬億元，這最初是部份出籠於上海，一部份向全國各地分散；然而不久，後者又逐漸向上海匯集。目前東北、川、陝、魯、豫一帶游資的湧到，不論爲匯款或爲

現鈔，爲數着實可觀。據估計，單是天津一埠，每天運到的現鈔平均就在一萬億元以上，而若干地下錢莊或商號兜攬的款項調撥，還不在內。從內匯率的變動來看各地資金的逐步流向上海，也是很明顯的，尤其是每逢戰事影響，游資擁壟的趨勢更爲洶湧。因爲上海游資進的多，出的少，結果越聚越多；有人估計到六月底總額達五十萬億元以上，其實這還是低估的。

游者擁聚的結果自然免不了造成銀根鬆濫，銀根鬆濫又免不了釀成新的物價漲風。可是過去每逢物價漲風，漲到相當程度，由於市場所需籌碼增大，一時頭寸積壘不及，銀根隨即轉緊，而物價漲勢也就暫時滯住；可是最近兩個月來，雖物價一再上揚，而結果銀根依然鬆濫不移；一直到最近幾週，各物暴漲三數倍不等，市場上的銀根還是並不顯得緊俏，而物價也就高峯接着高峯繼續上昇。這種金融情況爲過去所從來未見，可以說是最近所特有的現象。

隨着今後周勢的發展，今後資金的逃避，尤其是官僚豪門資金的逃避的愈更厲害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在財政通貨衝擊一切之下，金融的穩定自然是絕不可能的。

七 對外貿易每況愈下

再看對外貿易。

一 衰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對外貿易的統計數字，海關當局發表到四月份爲止。因爲法幣貶值的速率愈趨激化，以法幣爲單位表示的數字已無實際意義，故我們依據各項數字按逐月對外匯率的平均行情，折合成美金價值，得

出其每月平均數額，再將之與去年同時期，及去年全年的每月平均數額比較，則很可以看出今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衰落的趨勢。請看下表：

一九四八年一至四月我國對外貿易總值統計（單位千萬美元）

時 期	進 口 淨 值	出 口 淨 值	入 超
三 七 年 一 月	一九、四七二	一六、二七四	三、〇九八
二 月	四〇、〇七八	一一、三三〇	一、七四八
三 月	三二、三二八	一七、三二九	一四、九九九
四 月	一五、〇五一	一六、八二二	八、二二九
三 七 年 一 至 四 月 每 月 平 均	二二、七三三	一五、六八九	七、〇四三
三 六 年 一 至 四 月 每 月 平 均	四一、四〇五	一四、九四九	二六、四五六
三 六 年 每 月 平 均	四〇、〇一三	一九、二一一	二〇、八〇二

從上表的比較，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今年一至四月無論進口與出口貿易的每月平均數額，都遠較去年每月平均數額為低，因此入超數量也較過去減少；而較之去年同期，進口貿易的數字差不多降低了一半，而出口還略為增加。整個說來，對外貿易的衰落不振是非常明顯的。可是這裏還必須注意：第一，進口方面，自去年一至八月，除了三月外，每月皆超過四千萬美元；自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除三月外，皆低於三千萬美元，而三月份之所以高由於是汽柴油、枕木、菸草、羊毛、汽車胎、紡織機械、米穀、麵、煤、有線及無線電話、電報機等進口，在四個月內為最高額所致。第二，出口方面，去年五至八月，十一月及十二月，皆在二千萬美元以上，今年以來，則皆在二千萬美元以下；而出口數字之較去年同時期月平均

高，而低於全年月平均，是由於去年上半年受外匯「釘住」政策影響，出口尚未恢復的緣故。

二 更進一步依存美國

過去我國的對外貿易，一直都是主要輸入工業製成品，輸出農產品原料，這顯示着我國對外貿易的殖民地性質。而今年以來，如果將進出口的貨物審察一下，可以發現，棉花、菸草、糧食輸入的數額在四個月中不斷增大，甚至連農產品及農產原料也要依靠外國輸入了，這表示着我國經濟的對美國之附庸性危機的不斷增加。這主要是由於在內戰中，廣大農村的許多產棉區、產菸區、以及產糧區，大都在戰爭中逐漸喪失，或為內戰的戰火所隔絕或毀壞所致。不久前陝、鄂許多產棉區的失守，和許昌大量菸葉的丟失，以及許多產糧地的被隔絕等，都是很顯然的事實；而美國則乘機利用「美援」的方式，來加強其輸入。

今年以來，我國主要對外貿易國家所佔進出口百分比，進口方面為美居第三位，約佔百分之四十五，印度居第一位約佔百分之十一，英國佔第三位，約佔百分之七；而出口方面，香港居第一位，約佔百分之三十三，美國居第二位，約佔百分之二十八，英國約佔第三位，約佔百分之六。不過這裏必須說明，我國到香港的出口物資中，除了一部份轉運英國與其他各地外，也有一大部份是運往美國的，實際上出口方面美國仍佔總的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也證明了當前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存是如何的在加緊。而且對日貿易約有逐漸增加之勢，也是非常值得國人警惕的！

三 出口萎縮的癥結

出口萎縮的主要癥結為出口物資生產的減少，而這正是內戰的直接結果。如茶葉在二十世紀初期一尤

一五年的全盛時期，出口量會達一百萬公担；而戰前我國出口茶量於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內，每年平均產紅茶十萬公担，綠茶十五萬公担，磚茶九萬餘公担，其他茶葉四萬公担，總數共三十八萬公担；但最近兩年的外銷量約僅合戰前的十分之一左右；今年以來，戰區擴大，產區縮小，出口物資已更爲衰退。除茶葉外，豬鬃等也都日趨下游。

而且在戰爭局勢演變的影響下，國內各埠進出口所佔的百分比也起了變化，大致趨向爲東北、華北接近戰區的港口，所佔的百分比銳減，而上海所佔的百分比激增，集中了絕大部份的貿易（進口佔百分之八一·七五，出口佔百分之六三·六一），而華南各埠，雖則表面數字並無增加，但實際上，華南的對外貿易，差不多全是以走私爲大宗的。

民營進出口商的生機日促，與政府官僚資本的壟斷出口也很有關係；主要出口物資幾全部爲政府所掌握，如中信局今年赴產地收購製茶，就控制了外銷茶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而由商品檢驗局出口商行數字增減的傾向來看，官僚資本出口鉅商壟斷出口的趨勢也是非常顯然的，而「美援」的實施，在實際上也加強了政府對進口的壟斷。

四 不合理的外匯管制

半年來對外貿易的衰落，除了主要受整個局勢演變的影響外，外匯貿易政策的不合理，也不能不說是重要直接原因之一。自去年八月下旬起，政府宣佈對外匯放棄「釘住」政策，而改採機動政策後，關於匯率的調整，最初時期尚相當頻繁；後因每一調整，即刺激市場一次，平衡會當局不敢負刺激物價之責，從今年以來，在事實上又恢復過去釘住政策的老調，大半個月甚至一兩個月才稍爲調整一點；結果，與黑市

愈離愈遠，到春夏之交，牌價匯率竟然只得黑市價格的四分之一，其與物價水準脫節的現象，反更甚於過去。於是進口不斷萎縮，跟隨逐季減少，而使國內工業界感到機械器材和必須原料的供應短缺，並且加上美國金元的貶值，實際購得更少，如油類，因美國漲價，第五季進口就比第四季減少百分之二十，而出口方面，在國內成本高漲，匯率的不合理偏低下，除了極少數官僚豪門資本外，民營出口商差不多都被壟息。逐月出口結匯全額，已降至一千餘萬美元的水準，有時竟不及千萬美元，而向來爲彌補入超的僑匯，自一九三一——三七年每年平均達一億美元以上，但去年全年僅及一千七百萬美元，今年以來，更是大不如前，每個月的數字都在減少，甚者以法幣計算的數字都在減少（如二月份中國銀行領收的僑匯爲六百零八億四千四百萬元，三月竟減至三百億零九千一百萬元），這對於龐大的入超已起不了什麼彌補的作用。於是政府爲負責全部外匯的收支，每月即損失外匯數百萬至一千萬美元之譜。

五 攫取外匯的結匯證明書辦法

正是如此，一方面工商要求開放外匯市場或實施進出口連鎖制的呼聲日趨高漲；另一方面，政府雖恐怕因此會不斷刺激物價上漲，但爲自身財政利益計，和爲外匯枯竭的事實所迫，亦不能不考慮變更辦法。先是於五月十七日公佈了「三一號不通的通告，要進口商繳保證金而延緩結匯；但在進口商與工商界的群起反對下，進而於五月三十日公佈了結匯證明書新辦法，「三一號的進口結匯辦法也同時宣告取消。政府實施結匯證明書辦法的目的是：（一）補救牌價匯率的無法機動，讓出口商與僑匯於牌價結匯之外，得出售結匯證明書以取得其與黑市的差額，使出口與僑匯數額增加，以獲取外匯；（二）解除供進口外匯的負擔，以便將原來負擔進口的的外匯，移供其購取「戡亂」軍用物資；（三）政府通過輸入的仍有許可限額和

出售結匯證明書的種種限制，依然可以控制這新的合法匯價，而有利於對外匯的擷取。

事實上，在施行的技術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口結匯證明書核發得多的時候，輸管會壓住進口商的輸入許可證不發，出口商欲售無主，祇好忍痛賤價賣結央行；而當市上結匯證明書缺少時，則輸管會才發出少數輸入許可證，結匯證明書因供求關係而上漲，於是央行又以高價賣出部份。政府通過這一辦法，既賺外匯，又法幣，的確相當巧妙。然而却也無法長期有效，因為進口因限額奇緊，許多不能合法進口的改爲走私，而出口外匯與僑匯，因新合法匯率的仍遠低於黑市，逃避也勢所必然，則當局對外匯與貿易固可一手壟斷，但擷取外匯的目的，就不能完全如願以償了。

六 減低關稅危害民族工業

在對外貿易方面值得注意的，還有關稅的減低問題。正當全國工商界、文化界、學生風起雲湧，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帝國主義再起，實行對外經濟侵略的與軍事侵略的政策，呼籲搶救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與中華民族新危機之時，政府竟訓令海關於五月廿一日起，減低美貨進口稅率，原徵百分之七十的，減徵百分之四十；原徵百分之三十的，減徵百分之十五；約減低原稅率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之多。據說是遵照去年十月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貿易會議的決定，而且除美國貨優先實行外，日本貨及英國貨的減稅，亦將於日內實行，許多人指出進口關稅實行減稅後，將使關稅收入大爲減少，這將影響通貨膨脹的加速，和進一步影響物價上漲。其實這還在其次，最嚴重的是今後美貨的洪流，和美國以日本爲「遠東工廠」每年所製造的十五億美元商品，勢將在中國政府的義務「溝道」下，以排到山海之勢，向我國市場傾銷，使垂危的中國民族工業遭受致命的打擊！

七、連內河航權都出賣了

我國對外貿易的海外運輸，歷來都全部控制在外國的手裡，甚至於內河航權，在不平等條約下，都爲外國所入侵，外國船隻可以將外貨直接運進我們的內地商埠，外國船隻可以直接從我國的內地商埠運貨出口。抗戰勝利結束後，經過了兩年多航業界努力爭取才獲保全的航權，今年也終於被作爲「美援」的附帶條件之一，而正式斷送了！這是政府在爲了獲取「美援」以支持其「戡亂」軍事與經濟的大前提下，一切有關美國的問題都不敢反對的又一例證。

據六月十五日大公報的透露，其開航辦法大致爲：（一）航行南京，漢口的外國船隻，准載運自國外口岸直接運華的「美援物資」；（二）南京、漢口回航時，准裝載直接運國外的出口貨；（三）上述船隻只須在航行前，將擬載貨物開列清單，呈報國民政府核准，上述辦法限於美國國旗的外國船隻，其他國家不得援例。據報載，這件事在半年以前即已醞釀着，雖經航業界堅持反對，但最近當局終於在美國的壓力下，不顧一切地訂定辦法，對美國實行開放。而且，這個辦法在進行時及決定以後，政府當局一再約束尚對外絕對保守祕密，不得聲張。事實終於是事實，誰也掩蔽不了。美國既然可以把長江門戶打開，更一步的要求又何嘗不會達到，每一個有良心不忘本的中國人，都不能不爲祖國經濟主權的喪失而悲憤！難道這也是「對外貿易」的一種嗎？

在整個局勢不穩定，基本條件未改善之前，再加上政府與官僚資本對外匯的攫取和對貿易的獨佔，以及實力雄厚的外資的入侵與壟斷；則正常的對外貿易既絕不可能，而民營進出口商也是決不會有出路的！

八 總結與展望

回顧了過去半年來的中國經濟，使人比去年底總結去年中國經濟時還要感慨萬分。在整個大局演變愈更激化的基本情勢下：去年的財政赤字與通貨發行額，比之今年半年來的數額，真是小巫見大巫；以往物價上漲的速率，比之今年，也幾乎見龜不如兔。而國民經濟的各部門：農村生產關係的惡化，正在加速破產；工商業危機四伏，祇是苟延殘喘；金融情況動盪不安，日趨沒落；對外貿易獨佔壟斷，對美依存。……

一 幾個主要特徵

總結起來，半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可歸納為以下幾個主要特徵：

第一、半年來中國經濟在不同的地區之不平衡的發展，是益加顯著了。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無待細述。

第二、半年來中國的大官僚大地主對中國人民的剝削榨取更為加深，政府的一切財政金融措施，完以支持「戡亂」經濟為目的，而經濟管制也更趨向於軍事化；因此，整個國民經濟極為惡化，階級向兩極分化，大多數人民更為接近於赤貧，財富更集中在極少數官僚豪門的手中，而人民的求生運動也就更普遍、更廣泛地展開。

第三、半年來，中國經濟之殖民地化的趨向也是益加顯著了。政府為了加緊「戡亂」，不得不更加對美依存，不得不處處「唯美是從」與「馬首是瞻」，無視民族利益，摧殘國民經濟，「美援」就是一切。

第四、可是不管怎樣，半年以來，舊中國的經濟危機正在加深，經濟崩潰也在加速。但，這還不是中

國經濟大變動的頂點，而是中國經濟更大變動的開始。

二 政府的算盤怎樣？

面臨着這樣的情勢，政府將怎樣辦呢？

就事實來觀察，政府唯一最大的希望還是寄託在「美援」上。這次蔣總統給立法院的咨文，提名翁氏爲行政院長時，就強調說；翁氏「有國際聲望」，「內而戡亂建國，外而接受美援，任重事繁，端資通才」。翁氏受任組閣時，也呼應說：「爲了接受美援起見，本人要積極督促主管人員，使不致於虛糜，纔可得到復興的機會」，而六月一日翁內閣正式成立時，翁氏又稱：「美國處理援華物資人員，不日即將來華，吾人對其遠道來臨深爲歡迎，定當開誠商洽，善爲運用，以濟目前急需，並促進經濟復興」。這當然是又一次向美國拍胸担保，「絕不虛糜美援」的表示。接着六月八日，美國經濟「援華」代表團團長賴普漢及技術調查團團長史蒂曼爾等到華，於是翁氏自兼委員長，「美援」運用委員會也就成立。

可是「好事多磨」，美國援外撥款委員會，却把「援華」部份，自原定的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減爲四億美元，少了六千三百萬美元，且使用時間也自原定的十二個月，延長爲十五個月。

三 「美援」能挽救頹勢嗎？

而事實上，兩三年來美國就從未間斷地大量支持國民政府的「戡亂」戰事，據估計，抗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在過去兩年半中，美國東塞西塞，所給的東西和錢，總共不下五十億美元。佔美國所給世界各國的五分之一弱。比英國所得超過十三億美元。這數目幾乎相當於上院今年要給歐洲十六

國的總數。比之衆院爲歐洲十六國安排的四十億美元多出約十億美元。在過去兩年半中，中國每年平均所得是二十億美元」。(四月二日大公報)，這一估計的數目還是比較保守的。即使這樣，以過去以每年二十億美元以上的援助，其結果如何呢？『今天的局勢，軍事上幾乎到了兵臨城下，而財政經濟已到了大崩潰的時期』，這是立法委員程滄波在立法院詢翁內閣施政報告時坦白的話語，也的確是現實的寫照。則今後以四億美元分十五個月運用的「美援」，而要想藉以挽救「戡亂」經濟的頹勢，其「杯水車薪」之勢，是不言而喻的。縱使「美援」再爲加緊，鑒往而知來，也豈能盲目「樂觀」？「唯美論」者祇好像翁院長這樣「自慰」：『數目雖然不多，但意義却很重大』。

然而，更值得國人注視的是「美援」的代價問題。直到現在，還有人一再「天真」地保證說：『美援是無代價的』，事實上「美援」本身就是一種「代價」！美國當局是有他自己的算盤的，如何使用，固要聽其支配監督，並且花一分金元，就要得一分收穫！紗管會的用棉要受美國顧問「指導」，進口關稅要減低，內河航權要開放，甚至扶植日本也得贊同，連英法都表示『有損主權獨立，礙難接受』的所謂『雙邊協定』，都不能不接受，而華南築路開礦也正反映了美國當局對中國資源的興趣。

美國政府正通過「美援」，對中國經濟的各部加強控制，最近與賴普漢一同來華的技術調查團團長史蒂曼爾，已化了一個多月工夫，跑遍了中國各主要都市，這對於「中美合作」開發中國資源必有重大關係，國人必須予以高度警惕。

四 大局決定一切！

除了新待「美援」之外，政府還可能以改革幣制與加重租借等辦法來企圖挽救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

但實行改革幣制的先決條件還得看美國的幫助與否。並且，在整個大局動盪，財政收支與國際收支兩不平衡，消耗大於生產的前提下，任何應急一時的「幣制改革」，結果都不過是變相的發行大鈔而已，對中國國民經濟有百害而無一利，對政府的財政也不見得有濟於事。而加重租稅，在民已窮，財將盡的今天，大多數人民都已到達赤貧的地步，再下去不僅是真正對貧苦大眾的「竭澤而漁」，並且是對中小工商業的「殺雞取卵」了！砂子是榨不出油的，最後還祇有靠加緊膨脹通貨，印製大鈔和加強經濟管制軍事化等抽水斷水的一套辦法了。可是以軍政暴力高壓的手段，在通貨惡性膨脹的洪流下，自然免不了「抽水斷水更流」！

總而言之，今後中國的經濟動向，還是決定在於政治。整個來說，在政治上未得和平民主、獨立自主之前，經濟上也決無出路。經濟問題看來似乎非常複雜，實際上主要是一個如何有效生產與合理分配的問題。祇有在政治上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的政策，才能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也才能有光明發展的前途！

附：半年來廣州經濟的回顧

一 金融與物價

在數不清的「漲風」侵襲下，廣州金融物價，上漲的幅度和速度，不但創了廣州的空前紀錄，而且在全國金融物價的競賽下，廣州也是一馬領先，以矯勁橫豎的態勢，笑傲着全國每一個大都市的落後。我們看半年來廣州的金融物價，究竟是上漲了多少罷：

(一) 從上漲勢態來看，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和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市價比較，金融性商品中美鈔自十三萬元漲至二、三七八、〇〇〇元，上漲達十八·三倍，黃金自八百萬元漲至一億三千二百萬元，上漲十六·五倍，港幣自二六、七〇〇元漲至四一〇、〇〇〇元，上漲十五·四倍，谷米以齊眉米的自七一萬漲至一、二〇〇萬元，上漲約十七倍弱；土生油自九二萬元漲至一、五〇〇萬元，上漲十六倍強；榴花糖自一五五萬元漲至二千萬元，上漲十三倍弱；白報紙自一四五萬元漲至一、六四〇萬元，上漲十一倍強；紗布以四二支藍鳳自一一九萬元漲至一、五六〇萬元，上漲十三倍強，大鵬細布自一四〇萬漲至一、四二〇萬元，約十倍強！工業原料以哥士的講，自三、八〇〇萬元漲至二二、五〇〇萬元，約漲六倍；燃料以紅桶火水的自五〇〇萬元漲至六、三五〇萬元，上漲十二倍強。這顯示出漲得最厲害的是金融性商品，其次是糧食、油糖等民生必需品，而漲得最慢的是工業原料。這可以說明金融物價的波動，一方面是直接威脅人民大眾的飯碗，確定了它底領導漲風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工業原料漲得慢，意味着廣州工業破產的深

化。(二)從漲的速率來看，是一個月比一個月來得快，卅六年十二月廿日到卅七年一月廿日，金融物價尚漲不到百分之五，但一月至二月漲勢就來得較勁，二月至三月已漲高一倍左右，以後都在一倍一倍的上漲，尤其是六月，由廿日至廿二日，這三天時間，港幣就由三五五、〇〇〇元挺至四一〇、〇〇〇元，黃金由一一、五〇〇萬元挺至一三、二〇〇萬元，齊眉米由九八〇萬挺至一、二〇〇萬元，黃電池由五、六七〇萬挺至六、三〇〇萬元，都是以疾馳姿態向上堅挺的。(三)廣州金融物價，以前是港滬的尾巴，半年來，這個形勢，跟着戰局的發展，資金工廠的逃避，就完全扭轉過來，廣州漲潮，許多時候是自發的，繼而領導全國的上漲。這個形勢，由近幾月來全國漲風的態勢，和公務員生活指數來看，就很容易證明我們這個結論，是並沒有錯處。

造成廣州底金融物價作如許態勢上漲的原因，與整個戰局有極密切的關係：(一)半年來軍事局勢的發展愈益惡化，不但「面」(鄉村)的普遍的無法控制，即許多「點」(城市)的保持，也發生了變化，結果華北已經是烽火漫天，即京滬也陷入被威脅的狀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戰區及近戰區的資金，爲求安全，便不斷的往外流，但流到什麼地方呢？以前是匯流上海，但在目前形勢上，上海也不够安定，於是便轉而流向穗港，半年來大家嘴裏嚷着的「工廠南遷」，「豪門資本南下」，以及「游資南流」……等等，就是這一形勢的產物，廣州既然成了國內資金底暫時「避風港」，它就必然地成爲游資與風作浪得最厲害的地方，在游資的狂拋狂吸下，廣州自然得變爲領導全國上漲的市場，而且它漲的速度與幅度也爲其他地方所不及。(二)廣州毗隣港、澳，幾年來底活生生的教訓，每一個廣州市民，都知道港幣才是可以「袋過夜而沒損失」的東西，所以豪商巨賈，達官貴人固然是非港幣不袋，而市井小民，窮公務員，只要手頭有幾百萬元，也要去買一、二十元港幣。由於港幣在廣州的普遍被使用，被收藏，間接就影響到金

鈔的高漲，繼而領導其他物品上挺；同時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港幣被普遍使用與被收藏的結果，必然地增加了法幣在廣州的流通速度，使法幣貶值的程度作變倍的快速。

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亦即日在膨脹中的通貨籌碼湧集廣州，而廣州則推出法幣搶入港紙，結果，廣州的通貨數量多而且流通速度快。所以廣州金融物價上漲的速度大可奪上海之領導地位而為全國之冠，最重要的就是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當然一般性的物價上漲因素，我們不能忽略過去，但廣州假如無上述兩個特殊因素，廣州的漲潮其不會如此的瘋狂，那是我們所可想得到的。

二 貿易與走私

在「輸管」，「牌價」，和「結匯」這三部曲之下。廣州的對外貿易，一句話說完，是「出入口都告窒息」了。

輸入方面，限額是一季比一季的減少，華南配額第一季無配額。第二季為一、〇九五、九三一美元。第三季二、一五四、一一三美元。第四季四、九二〇、〇〇〇美元。第五、六兩季平均為四、一五五、六三八美元。這從字面上看，華南這配額是按季增加，但這實際上是「虛增實減」的把戲，以第五季來說，附表二類限額四季有三百三十萬美元，目前核定之第五、六季附表二類限額，每季即照增撥數計算亦不過二、〇七七、八一九美元，如果連仍未奉頒之白報紙及肥田料兩項貨品，假定數額全能獲得六、七十萬美元，仍屬減少百分之十七（以上係輸管會轄區辦事處處長田定庵氏之透露）。

華南區輸入限額，不但實際上逐季減少，而且第五季限額延至六月下旬始公佈，進口業在限額少與限額遲不公佈的窒息下，幾乎沒有一間進口商不大喊「虧本」，「維持不敷」，尤其是第五季限額既減少，

而核准之進口商又加多五百家左右，「粥少僧多」，更叫進口商叫苦連天了，正如一位進口商說：「一間大舖頭，拿幾百元配額來做什麼，還不够我們的人工開支呢！」

輸出方面，由於牌價的遠離黑市，出口商虧折甚巨，沒有一個出口商不是幹着「貼本出口」的，故半年來，廣州出口數字，都大大的削減。以桐油一項而言，由一月的三七、三四五公担，到三月銳降至一、二九二公担，五月份則爲六、一七〇公担，抵不上一月份的六分之一。

五月卅一日下午六時，當局公佈了「結匯證明書使用辦法」，這個辦法，政府方面，強調它底扶植出口的性能，但新辦法在穗實施以來，結匯證明書價格，始終仍徘徊於八〇至八二萬元，與黑市相差仍屬甚鉅，於是不但進口商力斥其非。就是出口商亦未予以真正的好感，六月份出口統計，雖未見發表，但一般人估計，數字恐怕與五月份不相上下。

進出口都窒息，有貨輸不出去，需要的外貨又輸不進來，跟在此一矛盾之後的，就是猖獗的走私。廣州由於地理上毗隣港澳，走私就來得特別嚴重。

出口走私，多以谷米，土布等出口貨爲主，谷米的外流是因爲港穗米價，平均相差總在百分之一百以上，出口貨土布則是爲了「逃避結匯」，如年初萬餘疋土布之走私，及四月中旬價值三百萬港元之贖物走私，均屬顯着的例子。至於入口走私，則多以奢侈品和附表二類貨品爲主。走私數字，一般人估計，恆在正當輸入數額之二、四倍。

據粵海關負責當局稱，上半年廣州走私最熾盛的是二、三月，五月中以後，尤其是六月，走私情況却見稍戢，但出口走私中之糧食，每日平均仍緝獲一千公斤以上，統計半年來華南糧食走私而被緝獲之食米達六十七萬公斤，九龍關及粵海關却佔了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又據江海關公佈，本年一月至二月十五日這一共僅四十五天的時間，全國緝獲私貨共二九〇五宗，貨值一〇四五億八三〇〇萬元，而華南方面則佔了百分之八十四，計二四七宗，貨值六六九億三五〇〇萬元。

走私在政府看來，自然是極端惡劣的事情，因為出口走私，使政府執不到廉價外匯，進口走私，也直接打擊政府的關稅收入，幾個月來粵海關的稅收的約數：一月份約四〇〇億，二月份約四五〇億，三月份約六〇〇億，四月份約八〇〇億，五月份約一、〇〇〇億元。

照字面上看，是在逐月的增加，但其增加率，並趕不上物價的漲率，亦即無法與幣值的貶跌率取得平衡。一月份的四百億與五月份的一千億相比，只不過增加了兩倍半，而一般物價則最低限度也增加達十倍，故海關的稅收，在走私的打擊上，實際上是在逐月的減少。

三 工商業面臨着新危機

廣州工商業的危機，除了通貨膨脹到了末期所帶來底一般性的打擊之外，目前它更面臨着兩種新的危機：

(一) 江浙財團的入侵——半年來廣州有一顯著迹象，就是江浙財團在穗勢力的逐漸膨大，金融機構多被把持在他們的手裏，新開設的大百貨行（近來百貨行特別開得多）進口商，都是他們做了主人，每一個商人集會，都有人在慷慨陳詞：「假如我們目下不團結，不爭氣，半年之後，我們也要學浙江話了」。江浙財團的入侵，造成商場的不安情緒，由於實際上，他們以雄厚的「資力」，「官力」，打擊着土著的工商業以自肥。

(二) 日貨的大量傾銷——日貨在「麥太上皇」的扶助下。到今天已經是大量的向廣州傾銷了。日貨的傾銷廣州，在方式上是A.走私，B.冒牌美國貨，C.由進口商正常輸入。傾銷的貨品，主要係呢絨、花布、搪瓷、日用品、藥品……等。據市場上權威人士估計，假如美國包括南美諸國，英國包括澳洲加拿大等屬國，則外貨存廣州所佔的地位，美國第一，英國第二，而日本就要躍居第三位。

這兩個新的危機，打擊着工廠的生產，商業繁榮。半年來廣州的工廠，經常在停工者，達百分之六十左右，橡膠工廠，每月都有一兩家倒閉。家庭手工業則以延長工時去維持其繼續存在。商業方面商店倒閉，日有所聞，由於生意的難做，推銷技術，也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每行過一條大街，總可看到掛着：「結束在即，推銷貨尾」，或「舖主取銷，貨尾廉沽」之類底刺激人的招牌。

還有重稅，也是商場所吃不銷的事情，四月間鬧着反繳「六倍估繳所得稅」的激烈運動，今年的所得稅，不但要照去年加六倍，而且又要限在極短時間內（四月十五日以前）清繳。否則逾期不繳，十天罰二成，二十天罰五成，卅天一倍，四十天兩倍，四十天以上三倍。有些店舖要一次過清繳幾十萬元，在行行不景氣的今天，政府一方面給予人民以通貨貶值的無形剝削，一方面政府稅收上吃點通貨貶值的虧，却又要轉嫁到商人身上，這怎麼說得過去？但在官的壓力下，商人還是沒有辦法，只得遵着命令繳納，可是這樣一來，給整個商場的活力，予以大大的剝削弱了。

半年來的世界經濟情勢

一 一般的情勢

一九四八年又過去了半年，在這半年中世界經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生產，除掉戰敗國家德、日、意三國以外，早在去年上半年差不多都已恢復和超過戰前的水準。據聯合國的統計，那時的法國工業生產業於戰前的百分之九十五，英國已稍稍超過戰前水準，挪威為百分之一二三，比利時和丹麥等於百分之一百，美國和加拿大一直是在百分之一百七十至一百八十之間；而德國則美佔區只達百分之四十六，英佔百分之三十三，意大利也不過百分之六七十，日本則在德意之間，約一九三〇——三四年水準的一半。

今年上半年還沒有正式數字可稽，但據不完全的報導，大概沒有多大的變動；戰敗國的日本和德國英美佔區略有增加，英美復興德日的工作，已見成效，最近訂定的計劃，西德普（魯爾）可能在不長的時期內恢復至一九三六年的水準，日本可能在五年內超過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

主要資本主義戰勝國家的這種工業增長趨勢，表面上似較第一次大戰後要好得多，那時許多國家的工業生產，須在戰後五年至十年始能恢復戰前水準。但是，實際上，無論如何這不是衰微它們一般經濟力的復興與上升。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業生產高水準之維持，仍遠遠落在戰時最高峯（一九四二）之下，就是說戰時極度膨脹的生產力（主要為軍事工業），不能轉變為平時經濟之基礎。英國的財政赤字和入超情形，

依然嚴重，陳舊的工業設備未稍改善；法國的糧食和煤斤恐慌，也絲毫不見減輕，通貨膨脹的威脅，仍是目前西歐經濟的重大難題。

「馬歇爾計劃」，在某一方面揭露了西歐經濟的窘態。西歐十六國的「復興與自動計劃」，指出在今後四年內對美入不敷出之數，達二百二十四億四千萬美元，須美國給予援助至少一百六十五億美元，才能協助它在一九五一年達到自給自足。可是，當杜魯門今年初向國會提出一百五十至七十億的援歐法案（其中規定第一年的撥款為六十八億美元）時，到六月底，國會僅通過提供今後十二個月使用的四十億美元。這筆錢真正用於西歐復興之上，也是無法使西歐經濟在一年內獲得多大的轉機。事實上，所謂「馬歇爾計劃」，業已完全顯現出來，是一個奴役世界的計劃，西歐十六國的四年復興計劃乃一張白紙黑字而已。

在普遍的美元缺乏的恐慌之下，美國的經濟恐慌，已日益逼近。今年二月間的物價暴跌，發出了第一個嚴重的信號。援外物資（糧食、日用品和軍火）的輸出，或可以延緩恐慌的爆發。去年第三季輸出額的激減趨勢，業已停止，它的每年一百億美元的輸出高水準，還可能在「馬歇爾計劃」實施後維持或提高起來。不過，維持現狀不是可樂觀的局面。於是，美國不可避免的走上備戰經濟之路，追求平時的「戰爭景氣」。美國會通過了一大批的擴軍計劃，可使總預算中原列一百一十億美元的軍事預算，增加到二百至二百五十億的標準。影響所及，「馬歇爾計劃」也必將變質，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極端不穩定與危機中，掀入新的可怕之高潮。

但在另一世界經濟領域裏，在蘇聯和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情形却完全不同。蘇聯第四次五年計劃建設，逐季的成績都超過原定計劃，工業生產在去年十月即已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去年十二月實施幣制改革以來，蘇聯的一般經濟生活，更見充實。一九四八年度的國家預算，歲入要超出四百零一億盧布，比去年

的超過額增加約一倍。東歐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突飛猛進，及其經濟之穩定性，也是有目共觀的事實。這種情形，與資本主義世界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

二 新的備戰經濟

美國新的備戰經濟之再起，對當前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趨勢，具有重大的影響。這與過去四十年代的重整軍備一樣，一方面它是今日美國爲實現其世界擴張與反蘇反世界民主運動的目標所必需的物質準備工作，另一方面則是今日美國經濟特殊發展的危機的產物，藉以擴大過剩生產力的銷售，防止經濟恐慌。

英國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趨向繁榮之方法」一書中，曾謂：「據犬儒主義者所得的結論，只有戰爭能够停止目前主要的經濟恐慌」。現在，美國的獨佔集團、軍火商們，又在熱中於這個「犬儒主義者所得的結論」了。四月十九日合衆社報導了一個美國重要軍事工業部門依藉備戰恢復生產的實例：「美國空軍工業，戰後兩年來，以定單稀少，幾有瓦解之虞。此次國會決定購新型噴射式及舊式戰機，藉此該工業將飛快在緊急事態下擴展」。

不僅空軍工業如此，美國大部份的工業經濟部門，也正在渴望新的軍事定單和戰爭動員，來恢復其繁榮之生產。美國工業與軍事定單的依賴性，已在這次大戰時期特別加強。在戰時擴大和新建的重要工業，大部份就是軍事工業，它佔着整個工業的最大百分比。如從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飛機製造業、造船業、炸藥製造業、和輕金屬業等的產量，增加了二十至三十倍，約僱用了全部產業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一。此外，還有戰時完全被改爲戰時生產的許多基本工業，也大大擴張，其中機器工業的產量

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以上，鍊鋼、非鐵金屬、橡皮、化學品、人造絲和汽車工業等部門的產量，也擴張了百分之一百至二百。

在對外輸出上，也有賴於備戰來恢復戰時的最高水準。在一九四四年，美國的輸出總額是一百四十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租借物資。戰後這一部份的輸出，還以變相的救濟、出售剩餘物資等方式，繼續維持一大部份。如果進行備戰工作，則不僅這一部份的輸出不會停止，而且還能恢復業已減少之其他部份。

更重要的，是備戰的這些經濟後果，能使獨佔集團重新取得戰時的高額利潤。戰時擴張的和新建的軍事工業（包括政府投資興建的），大部落入幾個大獨佔集團的手裏，它們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獲得了政府定貨全國的一半以上，獲得了五百億美元以上的純利潤。戰後美國大獨佔集團的事業和利潤，僅能靠着抬高物價和通貨膨脹，補償它們因軍事定單銳減的損失；因此今後的備戰，便能使它們獲得變重的好處。

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英國或法國，以至於處於政治經濟變重危機中的弱小國家。它們或者是爲着重建和增強海外殖民地的統治，或者是爲着維持國內搖搖欲墜的政權，或者是爲着贏得軍火交易的買辦利潤，以及它們所一致願意的爲着充當反蘇反世界民主運動的一名小卒，也都在追求着「戰爭景氣」，保持龐大的軍事預算，甚至不惜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西歐聯盟各國熱烈的要求美國以軍事力量支持西歐軍事同盟）。所不同的，它們談不到跟什麼人從事軍備競賽，它們也不能藉備戰求得國內經濟的「戰爭景氣」，反之，它們這樣做，只是便利了美國實現其對立備戰經濟的目的而已，這個目的是透過軍事援外，支配和控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不過，無論如何，這種由美國而推及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備戰經濟，都無例外的構成了世界的嚴重危機，同時激化了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內在矛盾。如何周知，恐慌、備戰與戰爭，乃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向。

三 鷹爪之下的損害

這半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顯著的特點，是美國的經濟擴張，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混亂、不安與不穩定性中，空前的加緊和加強起來，並且已確定地增長了它的決定性的影響。

「馬歇爾計劃」投給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證明了將呈一個經濟的死胎。且不說經過「馬歇爾計劃」的橋樑，業已一步步實現的國際關稅協定、西歐聯盟、西德分裂與復興計劃等等，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具有何等深刻的意義；單拿最近美國向各國提出的關於「馬歇爾計劃」的雙邊協定草約，及其引起的反響來說，也已足以揭露一切不堪聞問的秘密了。

六月九日路透社的倫敦電，指稱西歐各國一致反對美國所提出的雙邊協定草約，理由是因為：

「一、草約措詞，過份驕傲武斷；二、歐洲國家認為應屬互惠性質的若干義務，例如受援國家應受四年約束，而美國則以逐年基礎；三、草約內容有越出哈伐那國際貿易組織憲章之規定者；四、草約堪被視為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律相抵觸，因草約內容授權美國強制歐洲國家貨幣貶值」。

不憚乎此。「法國負責人士認為此等條件如予接受，則受美援配備的法國企業，將要為美國利益所把持」。倫敦「經濟學者」週刊，更憤慨的說：「一般人對於美國的整個政策，都不免很懷疑，認為它的目的要使西歐各國屈服於金元淫威之下，強迫它們遵循美國的生活方式」。

但是，這一片的反對與不滿的聲浪，已顯得不太重要了。西歐及其他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早已被美元的鷹爪抓得緊了，由此產生的惡果也早已瓜熟蒂脫了。

強大如英國者，也不能免。它在獲得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時付出的代價，是開放帝國市場。其後則一連串的做了美國的代理人，召集十六國會議，爲「馬歇爾計劃」鋪路；同時，讓出了魯爾管制權，接受了美國的復興西德計劃。再則索性在自身的經濟領域內，也願爲美元服役；美國壓迫它的國有化政策，它就不堅持實行鋼鐵業的國營；美國要求削弱它的造船業，它就緊縮了造船工業，減少了造船工業百分之二十的鋼的供應；美國向它傾銷非必需品，而不違約給予機械裝備及重要原料，它只得逆來順受並放棄發展重工業，把機械工業中的工人大批的趕到爲了賺取美元的棉織業去。於是，美國就順利的逐漸把英國降爲美元的附庸了。

在法國，自勃魯姆賴馬迪到休曼政府，他們仰賴美元的結果，比英國更慘。它在關稅、貿易、金融以及工業領域內都損失了大部份的獨立主權，華爾街勢力在法國大有宣賓奪主之勢。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的法國對外貿易，僅美國輸入的佔總輸入三分之一強，而對美輸出則僅佔總輸出的二十分之一。美國控制了西歐的燃料（煤斤和石油），同時也控制了法國所需燃料的供應，使法國不得不部份購買美國高價的煤，而很少取給於魯爾的廉價煤。美國要求法國政府停止工業國有化，已收成效。福特正在擴展它在波賽的分廠，今年三月七日，「人道報」說該廠的業務，足以窒息法國汽車工業。美國資本通過「C&G」銀行的媒介，早已在該廠中佔據了有力的地位。法國航運業正在逐漸的落入美國的手中。法國已對美國差不多撤除了關稅壁壘。

北歐各國雖然拒絕參加西歐聯盟，却對「美元援助」也寄予狂熱的幻想，這就使它們也陷於與西歐國家同樣的命運中。瑞典希望馬歇爾計劃能供應它以鋼鐵，提高機器工業、造船業和電氣工業的水準；挪威

想靠美援建立鋼鐵冶金基礎，發展鋁工業，重建商隊；丹麥認為可以保證滿足國內對牲畜飼料及工業原料之需，使其在四年至五年內提高國民經濟水準超過戰前的百分之十，並恢復自由貿易。但是，它們在一再削減成有限的撥款中，將只能分得一小部份，而且在美國供應計劃中佔首位的竟是香煙、煙草、汽車等。例如，決定供給瑞典的香煙每月約有一億支，丹麥預定在十二個月中所得到的載客汽車，足夠五年之用。它們殷切要求的糧食及煤斤的供應，也不能保證充分的獲得的馬歇爾計劃的修正案，沒有滿足北歐所需的鋼鐵供應，規定大量援助瑞典和丹麥的是金屬製成品。而且美國資本早已死咬住著瑞典、丹麥和挪威，在它們的輸入品市場上，美貨已佔着第一位了——從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美國銀行已成了挪威、丹麥的債主，而瑞典也竭力的步上後塵。美國資本，藉着支配斯干的納維亞各國大部份的德國資產，滲透到了瑞典的造紙工業和礦業。北歐各國銀行，大有變成華爾街分行之虞。

在非馬歇爾計劃實施對象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度裏，鷹爪也在加緊抓住了它們。例如美國業已把加拿大從英帝國懷抱裏完全攫奪過來，美國售給加拿大的貨物，差不多等於售給英法二國的總數，而從加拿大輸入的物品價值，也雙倍於從英、法、中、蘇輸入的價值，這種情形，使英國亟需擴大的對外貿易，大受打擊。一月廿七日，貝文呼籲下院把目光轉向英、法、荷、比、葡在非、亞兩歐洲屬地中的原料、糧食及其他資源，但美國資本也已存力的侵入到了這一大片沃土。無論在非洲、在中東、在印度、在越南、在荷印以至於在撒爾小國的尼泊爾，都可看到美國資本擴張的足跡。

所有以上種種事實，說明了美國獨佔資本已空前廣泛的深入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劇烈的改變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與殖民經濟的狀況。但這個結果，却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美兀所到之處，民族經濟的獨立發展，復興和工業化的可能性，都大大的削弱，龜地的飢餓，貧困，生產不足的現象，更形嚴重，伴

隨而來的，民族運動與階級鬭爭也益見高漲起來。

四 通貨膨脹與生活水準

這半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三個特徵，是通貨膨脹的威脅，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普遍的更加嚴重起來。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指明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與內在危機，還在深化下去；而其結果，則使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益形低落，政治上的不安與衝突，也愈見尖銳化。

法國休曼政府，自今年開頭以來，曾在抑止通貨膨脹方面賣了全力。去年十二月國民議會通過了一個「反通貨膨脹法案」，今年一月十五日，又實行法郎貶值。後一措施，其原意主要是爲了刺激輸出，一般爭取美元，法郎得在合理的水準上穩定下來。結果，却使輸入品價格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一般物價亦更高漲。於是同月廿九日，便又宣布廢止五千元法郎大鈔，一方面企圖藉此減少通貨流通額，防止物價的暴漲；一方面則用收回大鈔的償還辦法，使國庫可以得到一大筆的收入。四月一日起，再強行減價政策，把物價少則減百分之三，多則減少百分之十。然而，法國的通貨膨脹趨勢，仍未因此削弱。法郎的匯價，在廢止大鈔之前，一元美鈔可換到三百五十法郎；廢大鈔後，在黑市裏只能換到三百〇九法郎。但爲時很短，在三月底，又破出三百五十大關，四月中旬已了換到三百七十左右，法郎匯價還在低落中。而物價則自去年十一月休曼組閣以來，不滿五個月，工業品的價格已漲得驚人，少則漲了百分之五十，多則達百分之三百以上。

但工人的工資，從去年十二月被凍結以來，增加極少。據官方公佈的物價與工資指數，以戰前（一九三八年）的物價指數一百爲基準，去年十一月已升至一三三六，今年二月則爲一五一九；工資指數，則同

時期內只由百分之六五·一，增至七五·〇，其間相差的指數，在去年十一月爲六八·五，今年二月爲七六·九，適爲物價指數的一半。

法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除掉二百家大企業金融集團的操縱投機之外，是由於法國政府無力防止生產萎縮，平衡對外貿易及消除財政赤字的结果。法國工業生產，自戰後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由於國內實現了民主團結，照顧了勞工生活，一直增長到將近戰前的水準；但嗣後政治形勢大變，工業生產便停止了向上發展，且呈現了某種的低落。農業生產，本來就很壞，自後也更加不行，使糧食恐慌越來越嚴重。因此，表現在對外貿易上便是入超逆差，每況愈下。同時，財政赤字，也在增加。今年度的總預算，收支相差達六分之一，約二千億法郎之鉅。梅友的財政政策，無論表現在「反通貨膨脹法案」，廢止大鈔辦法，及一般的賦稅政策上，都以犧牲中下層人民爲目標，不敢徵之二百家富戶。這樣，自然就難怪他不得不依賴發鈔和美援度日了。

法國這種情形，差不多同樣的也發生在英國。英國的工業生產力，遠較法國爲強，但它在戰後所面臨的財政危機與消費品缺乏的局面，嚴重性却不下於法國。

英國應付經濟危機的措施，在步驟上和效率上都很佩服，但未能遵循工黨登台時所標揭的「社會主義」方針，從事根本的改革。它的工業設備和機構太陳舊，必須大事革新，才能促進工業生產至足以擴大輸出和充裕民用的程度；它的農業生產，佔國民生產的比例太小，必須把貴族地主作爲獵場與圍圍之用的大好土地，改爲耕種之用，才能減除糧食恐慌，不必依賴輸入；它的帝國各民族關係太尖銳了，必須實行民族自決與民主合作的政策，增進相互的友誼與合作，才能保證英帝國經濟的改善；它對美元區的貿易太吃虧了，必須增進與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有利貿易，才能不致套上了美元的金箍。但艾德禮——貝文並不這

樣做，而只知從事東緊國民腰帶減少輸入，飢餓輸出，及加強對帝國屬地的剝削與負担等等補直綴罅的工作，來緩和經濟的危機，並主要的依賴美元「援助」來度其財政的難關。甚至連它的沒有動搖國民財富分配及和有利的國營政策，也僅做到銀行、鐵道、航空、煤礦、煤氣、電力等部門的國營，更重要的鋼鐵國營法案便不敢堅持實行了。於是，英國就永遠無法擺脫財政赤字與貿易入超的困厄，也就無法脫出通貨膨脹的威脅。

本來，英鎊的地位，一直就非常困難的。法郎的貶值，更使它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這將影響到英國的輸出計劃，同時法國外匯的自由買賣，使英鎊的自然水準不得不為之再向下降。當法郎貶值之初，英鎊公債曾一度狂跌，使英政府不得不再與法國協商對策。其時克里浦斯力言維持英鎊價值，絕不貶低。但事實上，目前的英鎊已比一九一四年貶值到了百分之三十八，一般物價指數如以一九一四年為百分之百，則一九三七年漲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七，一九四七年再漲至百分之二百零五。現在英國黃金美元準備，極為枯竭，據去年十二月「經濟學者」週刊的估計，到本年底英國庫存將一掃而空，英鎊前途不可樂觀。

因此，英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只見低落，而無提高的可能。一般工資的平均數額，如以一九一四年為每週三十先令，一九三七年增至每週五十三先令，一九四七年增至每週一百零三先令，比起物價指數上漲率來，為一與四倍之比。如不是英政府實行衣食配給和津貼制度，則目前的生活指數至少要比現在增高百分之五十。所以，在艾德禮宣布凍結工資，限制物價的時候，英國職工聯盟的若干集團工會，就提出反對，認為限制物價必須從限制利潤方面着手，不能單靠限制工人收入就可生效；同時，必須在政府收入方面，從事減輕購買稅，而加重利得稅，才能不致於增加一般勞工的負擔，否則單靠凍結工資，不但不能限制物價，而且徒使勞工遭受損失。

美國的通貨膨脹，是另一經濟狀況的反映。換言之，在上述英法兩國（其他西歐受戰爭破壞的國家亦然）的場合，它們的通貨膨脹乃其國民經濟受到戰爭嚴重損害，戰後復興工作遲滯不前，生產不足及財政危機的結果；而在美國，則為獨佔集團在戰後為了獵取高額的利潤，轉嫁由戰時經濟轉變為平時經濟的損失，以人爲的不與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成本的低落相適應的抬高物價方法所造成的。因此，通貨膨脹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不相同。對於英法等國，則它破壞了經濟的復興能力；而對於美國，則損害了經濟繁榮的持續。至於普遍人民所受的不平等的犧牲，因而激化了政治危機，則在英法，或在美國，均無二致。

如所週知，美國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取消物價管制以來，物價即上漲不已，使社會購買力的低落與工業生產的過剩之間的距離，越來越擴大，經濟恐慌的威脅，因而日見顯著。杜魯門政府對此會不斷作過公開的警告，呼籲平抑物價。今年一月他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報告，也再要求減低物價，提高購買力，「能盡量接受市場上所增加之生產」。但這一切的呼籲與建議，均未生效。今年開頭的美國物價，迭創新的高紀錄，甚至超過了歷史上最高峰的一九二〇年時代。直至二月三日，物價突告逆轉，普遍暴跌，由一月上旬的二〇八·一四倍（以一九二六年平均物價爲一〇〇），跌至一八六·五六倍，才告穩定。到三月上半月，又再跌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以來的最低水準——一八五·一〇了。但這種物價下跌的趨勢，並非政府平抑之功，而爲生產過剩，物資堆積，國民購買力却日益降低的結果。同時，這個下跌了的物價水準，比之戰爭結束時批發物價指數平均祇漲百分之二二的情形，還是高得驚人，不能有助於提高國民購買力。四月十二日，美國各大工會醞釀罷工，要求提高工資，這就足以說明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並未因物價的趨跌而見提高。

資本主義世界的通貨膨脹趨勢，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實難有遏止的可能；因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

濟，也無法解脫目前不穩定性與危機重重的局面。

五 沒有「馬歇爾計劃」的地方

但在沒有「馬歇爾計劃」的地方，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它們的復興建設的進度，却是驚人的，其一般的經濟狀況，也是在不斷改善和充實之中的。

蘇聯的第四次五年計劃建設，在今年的第一季的成績，依然是超過了原定計劃，計工業總產量達到原計劃的百分之一〇二，幾百萬集體農場的生產，也告豐收。

戰後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一直在飛速的高漲中。一九四六年——即計劃開始的第一年，工業建設雖然只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九十六，但戰後工業的改造，即將生產力，原料資源及勞動力，從軍用的生產變為民用的生產，基本上已告完成。於是，一九四七年的計劃第二年，工業生產便逐季的超過原計劃，至十月份已達到戰前的水準，使蘇聯在去年年底能夠實行幣制改革，取消配給制度，清算了貨幣流通領域中的戰爭後果，提高了國民生活水準。今年上半年的工農業生產的繼續高漲，就更加鞏固了蘇聯完全復興了的經濟基礎，增進了人民業已提高的物質生活。

去年年底蘇聯實行的幣制改革及其後果，與資本主義各國對通貨膨脹的鬥爭，成了相反的對照。蘇聯的幣制改革，使盧布價值提高到等於改革前計劃經濟體系中的盧布價值，即配給價格（蘇聯改革幣制前的物價，自由市場約當戰前的十倍至十五倍，配給價格則較戰前上漲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加上取消配給制度，以劃一的固定價格，把物品原配給價降低百分之十以上，則新盧布的價值更加提高了。在今年第一季裏，國營商店及合作社的商品貨量，增加半倍至二三倍不等，都係照官定價格出售，盧布購買力提高了百

分之三十一。職員和工人的實際工資，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四月一日起，蘇聯又一次的減低了官定統一價格，平均約減百分之二十，使國民的實際工資，和盧布購買力再行提高。這樣，蘇聯便完全清除了通貨膨脹的威脅，其物價下跌，是表徵整個國民經濟的向上發展，這是資本主義世界所看不見的，不敢想像的。

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情形，也在繼續增高之中。

羅馬尼亞的工業生產，在一九四七年底已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八十五。今年第一季內，有許多工業部門超過了戰前水準，使政府能夠取消了關於麵包、麵粉、玉蜀黍、脂肪和肉類的配給制。羅馬尼亞自改革幣制以來，去年度（至今年三月底止）的國家預算，已有盈餘，幣值極為穩定，使今年度的國家預算，能撥出鉅大的建設資金用於發展生產。

匈牙利中央計劃局長談稱：「匈牙利許多雇業工人保證以兩年半的時間完成三年計劃。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三年國民經濟計劃到一九四九年底即將完成，而原定時間為一九五〇年七月」。（塔斯社四月五日布達佩斯電）。它從去年八月一日開始的預算年度，最初六個月結束時，也有盈餘。匈財長說：「我們已經能夠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可怕的通貨膨脹，並在金融穩定之後，已能創造使國家迅速發展的條件了」。（塔斯社二月五日電）

捷克斯洛伐克工業生產，在三月份超過原計劃的百分之六·四（塔斯社布拉格四月四日電）。

阿爾巴尼亞總理在一月底向人民大會提出的一九四八年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規定要把石油工業產量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並特別注重農業的發展。阿爾巴尼亞的石油工業產量，已比一九四六年增加一百七十九。它已完成了一條四十公里長的鐵道。

東歐國家與蘇聯的政治經濟關係，亦有重大發展，它們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係，與馬歇爾計劃及西歐十六國復興合作所顯現的，迥然不同。今年開頭以來，蘇聯與羅、保、匈分別簽訂了友好互助協定。一月二十六日，蘇聯與波蘭簽訂商務協定，規定雙方互相交換價值十億餘元之貨物，蘇聯並答應放款四億五千萬元給波蘭，用以購買蘇聯的工業設備，及給予波蘭增加二十萬噸的糧食作為供應。其次，在東歐各國之間所展開的商務談判，有三月二十三日的匈南締結為期一年的商務協定；同期的匈奧兩國締結一年內五百萬美元的易貨協定；四月七日的波捷簽訂兩項協定，以補充前已締結的經濟及文化合作條約；四月十四日的波南簽訂本年度二千二百萬美元的易貨協定；四月十五日的羅南簽訂擴大貿易協定；及四月十七日的保南簽訂共同開發邊境煤鹽協定等等。所有這些經濟合作活動，都具有同樣的特點：即第一、係以物物交換為原則，並無債務上及金融上的剝削和奴役的關係；第二、真正做到互通有無，互助合作，沒有普通工業國與農業國貿易上的不平等現象；第三、純以促進各國共同繁榮為目標，絕不侵犯國家獨立主權。

總之，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經濟情形，是不斷的向上發展，工業化，通貨穩定，生活提高，平等互惠互助合作。

蔣管區上半年的經濟

即將訂，忽獲此文，係自滬密勒氏評論報譯出，該報對蔣素抱小打大拉，明打暗拉的態度，此文亦如是，但材料尚

可參考，除向譯者誌謝，特附印本報之末。——編者——

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已經過去，但它的教訓是不會輕易被人遺忘的。真的，一百八十二天不算長的時間，但所有一切的變遷是中國歷來所未曾經歷過的。

三月十一日杜魯門宣佈美國的援華計劃，是不包括中共在內的，這否認了馬歇爾曾有成立聯合政府的意圖。

美國的政策已是明朗。南京的總統選舉及新政府的組成絞殺了和談的最後一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共在熱烈地主張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與建立新的聯合政府。

美國政府，國民黨，共產黨都各有發的一套計劃。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處境，祇有蒙在鼓裡的人民（蔣管區）被一切變化，尤其是經濟的變動所迷茫了。這些變化影響了他們的生活，他們不禁要問：「以後會怎麼樣？下半年再會發生些什麼事呢？」

事實豈容否認。有人可能說保證在六個月以內消滅共產黨，然而戰爭的烽火一天比一天的在擴大。今天在華北已沒有一條完整的戰線。整齊的東北，除長春、瀋陽及其附近的一打小城市外，均非國民黨所有。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津浦路，正大路及錦承路均被切斷。在熱河省祇存下了承德與灤平。在山西省祇有太原與大同了。華北解放區建立在華北的七個多省份。若否認了這些事實，則對任何問題

的解決是沒有用處，也沒有幫助的。

在經濟上所起的影響

在上海大的軍事情況不易知道，但小消息附手拾來就是，可以使我們觀察到並告訴大家內戰對經濟上所起的影響。如果戰爭的結果還像一班國民黨將軍們所允諾的話，則經濟決不會惡化到如此嚴重，中國人民（蔣管區）對他們的生活還能有樂趣，以一百萬元的法幣還可以購到大米一擔。然而國民黨的軍事形勢決不容樂觀的了。延安的撤出，造成三月裡的漲飛。六月廿三日開封的失守，上海市場的物價激增百分之廿五。這是很明顯的，軍事形勢的惡化，深之地擴張了經濟危機。

國民黨統治區的縮小後，馬上產生的結果，就是物資的缺乏，由於地方政權的腐敗，到處流行壯丁的逃避與出走，福建、廣東、廣西及雲南的人民發動了抗抓丁、抗徵實、徵糧的民變。只要民變發生一次，農民就不再留在家鄉耕種了，因此，大量增加了武裝的，不事生產的人民。

農業生產的荒蕪，不僅是由於人力的缺乏所造成。也有其他的原因：一、在東北及華北已不能把徵實稅及強迫徵購的負擔加在人民頭上，只好加重在華中、華南人民的頭上。二、農村普遍的流行高利貸。借款不以紙幣為基礎，而用實物。舉例來說，春天借了一担米，在秋天須還一担八斗或三担的米，這樣高的利息剝奪了農民們所有的農作物。三、對生產品不合理的強迫的徵購，使農民不願增加棉、麥、繭、茶、桐油的產量。

市場縮小

原料的稀少是不可能提高工業生產的，由於外匯基金的枯竭，今天進口的原料已變成了奢侈品。原料的缺乏，物價簡直飛漲以及過高的利息使出售後的貨價就不足以來恢復所出售的貨物了。另一方面市場

是在大量的縮小，過去在消費者的手裡還能有相當數量的貨物；現在甚至投機家都怕政府會登記他們所囤積的商品，進行強買。因此，投機都集中於美鈔、金條、證券、股票了。不合理的外匯政策殺了一切出口貿易。海外市場也不用提了。更甚的是北方許許多多的工廠，礦山都落到中共的手中。在這些局面下，要增加工業生產是極其困難的。

另一方面，國民黨軍事形勢的失利加速了更過分的消耗，由於意想不到的軍事失敗的結果，使囤積在許多城市裡的物資及軍火受到了損失。洛陽、寶雞、灘縣及汾縣等城市的損失物資都相當可觀。據報告單在灘縣的物資，就可裝備中共軍的五個縱隊及他們二年的給養。囤積物資城市的易手，在過去是很少見到的。但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已成爲極平常的事了。無疑地，這會加深南京已經重得不能再重的負擔了。

物價的躍進

在這種情況下，物價的飛漲是不可避免的。像上海這個地方離前綫已很遠，物價尚在幾何級數的飛漲，甚至遠在廣州、昆明及重慶等地也無例外，在六個月中間，上述各地的物價比一九四七年全年還跑得遠。下列是上海、廣州、重慶及昆明四地的物價批發指數。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九日	比例
上海	九五、九二三	一、六五一、九二三	一七·二二
廣州	九三、五一五	一、五〇一、六九〇	一六·〇六
重慶	四八、一三九	七二一、五六七	一四·九九
昆明	八九、三二八	二、〇五四、五七一	二三·〇〇

這些城市在六個月內漲起了十五倍到廿三倍的事實，說明了「法幣」已到了崩潰邊緣。物價的飛漲，正是這個關鍵的信號，

以最近物價飛漲來做例子說，物價不斷的漲，在六月廿五日廿六日的兩天進入了瘋狂階段。在二十五天之內，上海的平均漲額是百分之二百五十。六月一日，金條（十兩）為五億九千萬元，美鈔為一百一十五萬元；但到了廿六日，條子上昇到二十二億元，漲起百分之三百七十三；美鈔到了四百四十萬元，漲起百分之二百八十三。其他物價的上漲也絕不落後。從六月一日到廿六日，大米跳上了百分之二百零六，糖百分之二百一十一，十二磅細布百分之二百一十二，廿支紗百分之三百四十九，人造絲百分之二百四十三，繭絲百分之一百八十九，火礮百分之二百四十八，漂白粉百分之三百三十三，燃料一般的漲起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白煤百分之二百六十一，火油百分之二百八十四，白報紙百分之二百零七，紅錫包（紙烟）百分之二百七十，固本皂百分之三百四十六，洋松百分之二百七十五，二寸鐵管百分之四百。上列貨物差不多平均漲起百分之二百卅，中央銀行官方「百分之二百五十三」的指數顯然是不確的。

中日戰爭以前，一般的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基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如果那時是正確的，則今天更是正確了。過去六個月，中國的經濟越益殖民地化了。簡單地說，這時期是南京喪失了經濟的自主權。一方面，戰爭局面的惡化與擴大，需要大量的軍事物資，另一方面，由於生產的削弱使這類物資空前的枯竭。兩年來的大量消耗，把外匯基金減少到不成數字，南京向靠外援過活的，說明這些事實再沒有比行政院長翁文灝宣佈得更好的了。他指出新內閣的各種努力，都集中在獲得更多的外援。這是國民黨把依靠外援當作比增進生產還要重要的企圖。

美國的條件

美國的援助是會來的，但不會單獨而來。它要與美國的條件一同來的。英國一本經濟評論雜誌「經濟學家」在六月號上說，西歐各國使用了美國借款的，他們都有了不少的教訓。除非執政者有足够的勇氣交出他們的經濟自主權，否則美國的借款是不容易接受的。像英法這樣的國家，尙不能抗拒美國的壓力，南京如果能抗拒這種壓力，才是奇蹟了。

宋子文與同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商討的結果，海南島的鐵礦任用了一個日本顧問；台灣製鋁合作社吸收了百分之五十的外國人投資，並因此破壞了南京合作社條例（七個董事中，三個是中國人，三個美國人，另一個須有雙方的同意。）；簽訂了中美雙邊協定。

外援是隔海過洋而來，他決不像玩應術那樣的容易。雖然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六月廿五日說民主黨執政者忽視了中國，並指摘杜魯門政府對南京的財政援助太「吝嗇」了，自從對日勝利以來，南京政府在廿八個之內，除掉他自己的資產如外匯基金、黃金、敵偽產業外，美援有四十萬萬元，另外還有「聯總」的救濟物資也都用在軍事、經濟方面去了。每月的消耗，需要二萬萬多美元。杜威先生可能是一位有能力的，會去每月供給美元二萬萬元而不要任何適當的擔保作爲償還，但問題是在於美國的納稅人願不願把金錢投入一個無底洞裡去。

工業生產量低落的例子，不勝枚舉。上海紡織業因電源的缺乏，決定減少百分之二十的工作時。但其基本的原因是在於原料的漲價超過了成品。照普通的習慣，成品出背後須在三天到七天才能收到貨款。這樣就沒有任何可能性去購回消耗了的原料。因此生產品不得不減少了，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某紡織廠去年每月的生產量有七千五百件細布。去年十二月已降到六千二百件，今年三月份落到四千四百件，五月份只有三千件了。六月份因物價的暴漲將落得更少。

商業及本國銀行也沒有例外。在上海所有這些銀行的存款總額，在去年十二月是二萬四千萬元，今年一月是三萬億元，二月是五萬億元，到三月是四萬四千萬元。四五兩月是七萬六千萬萬元和十一萬四千萬元。據估計六月可到十五萬億元。存款額是增加了五倍。然而物價却漲起十倍。換句話說，存款的眞正價值減低了一半。

輸入減少

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強制「輸入限額辦法」後，輸入量就此減少。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七月間，每月平均輸入額有美金四四、四五〇、〇〇〇元，在八月到十月之間因「市場稅」制度的實行，就降到三九、八六〇、〇〇〇美元，到十一月落到二六、五九一、〇〇〇美元，十二月是二二、八二五、〇〇〇美元，今年一月是一九、四七二、〇〇〇美元，到二月更低比去年同時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三月稍好，但比年平均數差得多。輸出的情況更不見佳。去年十二月估計輸出有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今年一月份是一四、八〇〇、〇〇〇美元，二月份九、三〇〇、〇〇〇美元，三月份一〇、七〇〇、〇〇〇美元，四月份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五月份仍未見有何起色。進入六月，因「出口法匯證明」制度實行，輸出有着某些範圍的刺激。但六月份的漲風又把它沖淡了。簡而言之，輸入被限額制度碍着，而輸出也大非昔比。由於不合理的外匯掛牌，使出口物資所得售價不能收回成本。因此，不可能有輸出。輸出商在這樣例行途施的過稅中，很難能維持他們的血本。還有，輸出業務全部爲中央信托公司及大壟斷家所控制。留給中小商人的路是十分狹小的了。

工業到今天已百孔千瘡。但受苦最大的是消費者。農民的命運已經明白。居住城市裡的人民，在過去六個月中，已看得明明白白了。他們的收入遠落於生活的實在價值之後。公營部門的薪水加了百分之七百

，機關工作人員加百分之八百五十六，工人加了百分之九百四十二。然而，同一時期的物價跳上了百分之一千六百二十二。生活指數（註）的計算，也低於真正的生活價值。這是購買力衰落的因數。六月份的平均物價指數是一百五十萬倍，而生活指數僅是該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四十五。

每月賺美金三元

在上海有三十萬到四十萬以上的小店員，工廠職員，他們的收入與生活指數不發生關係的。極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有一千五百萬元法幣一月的收入（等於美金三元）。有的收入還不到五百萬元法幣，你可以走到任何一熱鬧的「寫字間」林立的街上，可以不費其勁的任意揀選出大批容色枯槁，衣衫襤褸的人物。由於工業的不景象，一個顯著的結果，就是失業的增加。完全失業的與半失業的都在飢餓線上掙扎。半年前，他們還又能想到在一星期的工作後，去買一斤豬肉嚐々，今天走過肉舖，只好過屠門面大嚼了。人民今天雖還活着，但不敢想像明天會怎麼樣，有人或者要問了：「照你所說，大眾都在窮苦，但我看到大批戲院、咖啡館、舞場、時裝店等生意都做得很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少數幸運者的荒淫無恥的生活與大眾的愁苦窮境是一個生動的對照。以通貨膨脹的手段來重分財富的過程中發生了經濟上劇變。富者更富，窮者更窮。中間階層迅速地在消滅。

「生活的權利」在瓦注一擲，「生活的意志」似乎是有自然的反應。工業，商業界及群眾都丟棄舊式的請願辦法，而採取了直接行動，如抗議，宣言及示威等。

三個特點

對今後的物價可以預見三個特點：

第一，內亂不會停止，軍事與管制力量薄弱的地方，物價漲得又快又高。像四川、昆明等地會比上海漲

得更兇。國內的交易將都不用「法幣」。資金如金條，美鈔，其他外匯和外國貨幣，銀元，外國股票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鹽，糖，食用油，肥皂等等及現存工業所用的原料會比次要的消費品漲得快。

第二，個別商品的落價，完全是一種暫時的反應或特別軍事措施的结果。物價繼續地用連續的速度上漲。貨物的標價將噤不見，高等貨物均會保藏起來。商店縮短營業時間不是爲了要多休息而因爲怕多做買賣。

第三，波動的速度更加劇厲。可能在一天之內漲起三四倍，突然間來了消息說要頒行特別管制辦法了使物價以同樣的速度降跌。但這不過是上昇曲線中的一陣痙攣而已。

生產及正當貿易會繼續衰退。存下來的營業唯有印刷鈔票，囤積，投機而已。軍用資材，日用必需品及投機商品比其他貨物好得多。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甚至使投機商的活動能力，也喪失殆盡。極大部份的財產，集中到高級官僚資本的手中。

因此中國殖民地經濟進一步會不可避免地：一、加深經濟對外援的依賴。沒有外援，什麼也不能完成。二、經濟主權連一接二的喪失——減少海關實權，開放內河航運等。三、地方經濟形成封建割劇。在通貨上：台灣有其自己的匯率，廣州用港幣來作貿易媒介。湖南禁止輸入到廣東，穀物及棉布的移動都受限制等。四、各地的經濟政策，變化到驚人的範圍。

目下的經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再會惡化到如何地步，那是明天的事了。（威繼譯）

註：生活指數每月公佈一次職工人員之薪水根據生活指數的倍數相乘他的底薪即爲一月所得。譯註

2. 2098

